

| |
|------|
| 74 |
| 6641 |
| 23 |



74
6641
23

讀禮通考卷第八十三

經禮禮部存鄭兼翰林陸上教習庶吉士大清會典統制副總裁胡史總裁徐乾學

合葬

檀弓舜葬於蒼梧之野注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蓋三妃未之從也季

武子曰周公益祔

季武子成寢注武子季孫夙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

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

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注記此者善其不奪人之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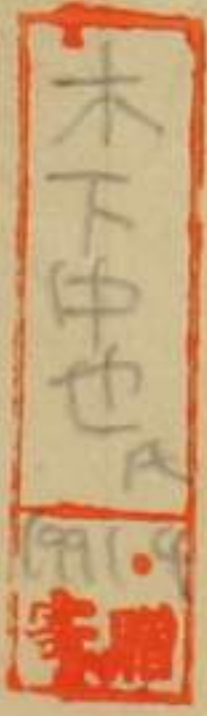
張子曰自伯禽至於武子多歷年所豈容城中有墓此必是殯欲取其柩以歸合葬

陸佃曰請遷於外而合葬之先儒謂杜氏之喪從外來就武子之寢合葬不近人情

胡銓曰鄭云善其不奪人之恩非也譏其平人之墓顧為是瑣瑣耳

劉彝曰成寢而夷人之墓不仁也不改葬而又請合焉亦非孝也許其合而又命之哭焉矯偽以文過也且寢者所以安其家乃處其家於人之冢上於汝安

禮記通考卷八十三



91-0800

言而通卷之三
手墓者所以安其先乃處其先於人之階下其能安乎皆不近人情非禮明矣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注見極行於路其慎也蓋殯也注慎當為引禮家讀然聲之誤也殯引飾棺以轉葬引飾棺以柳髮孔子是時

以殯引不以葬引時問於耶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注

人見者謂不知禮父之母與徵在為鄰相善○疏孔子少孤失父其母不告父墓之處今母死將合葬不知父墓所在意欲問人若殯母於家則禮之常事他人無由怪已故殯於五父之衢欲使他人怪而致問也外人見極於路皆以為葬但葬引飾棺以柳髮殯引飾棺以轉今夫子飾棺以轉則是殯也於時耶曼父之母素與孔子母相善怪問孔子孔子因而問母始知父墓所在然後以母尸極合葬於防不知其墓請不委曲周知極之所在不是全不知墓之去處其或出辭入告總望本處而洋今將欲合葬須正知處所故云不知其墓

張子曰孔子殯母於五父之衢其殯周慎有如葬然故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周慎實是殯故曰其慎也蓋殯也

馬融孟曰叔梁紇宋人葬制蓋從古墓而不墳此孔子少孤所以不知墓也

陳澧曰顏氏之死夫子成立久矣聖人人倫之至豈有終母之世不尋求父葬之地而猶不知父墓乎且母死而殯於衢路必無室廬而於道路者不得已之為耳聖人禮法之宗主而忍為之乎孟子謂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愚亦謂終身不知父墓何以為孔子乎其不然審矣

吳澄曰殯者當殯於家則三月之後當啟殯而葬既未知父墓所在則正葬之期不可豫定故不殯於家而殯於野蓋在野則雖久而未得正葬亦未害

萬斯同曰殯於五父之衢非三日而即殯於此也儻果三日即殯於此則是節將行之於何所乎此必三月之後殯期已滿既不可久留於家又不可別葬於他處故不得已而殯於衢名雖為殯而其具無異乎葬則不為苟且以攸體魄之不安形雖是葬而其制實本是殯則自可從容以訪父墓之所在蓋殯與葬之不同者葬則深入土中殯則但及乎社也夫子之殯必備設抗折諸物不使其棺親土故曰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及觀其掘地淺深則又但沒其社而已故曰其慎也蓋殯也此其防危慮遠蓋竭盡其心力之至矣可不謂慎乎且所謂五父之衢必其野外而不在城中故聖人得殯於此不然豈有闔閭雜遝之處而可以置吾親之體魄哉

孔子曰衛人之耐也離之魯人之耐也合之善夫注離之有以間

其棹中善夫善魯人也耐葬當合○疏衛之合葬以物隔二棺之間猶生時男女隔居處也魯人則合并兩棺置棹中無別物隔之言異生不須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故善魯之耐也

陳祥道曰衛之俗有存於殷魯之俗一之於周殷之所尚者尊尊故凡昭穆之耐於廟者離之而不親周之所尚者親親故凡昭穆之耐於廟者合之而不尊離之則義合之則

仁孔子皆善之朱子語類問離之謂以一物隔兩棺之間於棹中也魯則兩棺置棹中無別物隔之魯衛之耐皆是二棺共為一棹是離合之有異朱子答曰二棺共棹蓋古者之棹乃合眾材為之故大小隨人所為今用全木則無許大木可以為棹故合葬者只同穴而各用棹也

徐師曾曰古者叢木為棹一棹而兩棺共之衛人以別物隔判故曰離周人不用物隔故曰合夫婦之道生則同室死則同棹故善魯制後世棺用全木不合

眾材故無大椁
則但同穴而已

乾學案徐氏之說謂一椁而兩棺共之此必同時其葬則可如不同時則葬之先後有隔數十年之久者豈有因後葬而開先葬之椁乎儻豫爲大椁留待後死者則古人言椁周於棺豈有虛其半以俟之之理苟一人而有數妻將虛者不止於半而開亦不止一次矣或久而其椁已朽將更易其椁乎抑仍其朽而不易乎此最說之不通者吾謂離之合之蓋以兩椁相隔而不並謂之離兩椁相並而不隔謂之合斷非一椁而兩棺共之也

家語孔子之母既喪將合葬焉曰古者不耐葬爲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詩曰死則同穴自周公以來耐葬矣

百虎通德論合葬者所以同夫婦之道也故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世說新語郝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曰生縱不得與郝郎同室死甯不同穴

晉書列女傳鄭袤妻曹氏袤先娶孫氏蚤亡娉之爲繼室及袤薨議者以孫氏瘞黎陽久喪難舉欲不合葬曹氏曰孫氏元如理當從葬不可使孤魂無所依於是備吉凶導從之儀以迎之具衣衾几筵親執鴈行之禮聞者莫不歎息以爲趙姬之下叔隗不足稱也

唐會要神龍元年將合葬則天皇后于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以合葬非古且以卑動尊尤爲不經若神道有知幽塗自得通會若死者無知合之復有何益上表諫之不從

詳見第九十卷山陵考

舊唐書楚王靈龜妃上官氏靈龜薨及將葬其前妃閻氏嫁不踰年而卒又無近族眾議欲不舉之上官氏曰甯可使孤魂無託於是備禮同葬聞者莫不嘉歎陸贄傳贄丁母憂東歸洛陽寓居嵩山豐樂寺藩鎮賻贈及別陳餉遺一無所取與韋皋布衣時相善唯西川致遺奏而受之贄父初葬蘇州至是欲合葬上遣中使護其柩車至洛

呂坤曰合葬非古也葬埋而掩之時也中古合矣自天子達生同室死同穴父母之情也人子何忍離焉有違命則從之○耐葬不以苟合不以有罪不以嫁母不以倡優○節義之婦無貴賤無少長皆耐葬也
陳龍正曰合葬非古也葬者藏也古人一葬後永不使人見即子孫莫知其處父母壽算修短不同一人先葬後死者必欲耐之勢必從旁穿動以故上古不合葬中古乃有同穴之制夫子曰衛人之耐也雖之魯人之耐也合之善夫善其不用中牆者也既云合葬復以甌石界隔其中何異分葬何名同穴乎蓋中古用木為椁外周以土木與土親界牆無所用後世竊偽萬狀防盜慮深用甌為四圍用石為明板覆其上若無中牆則明板須方一丈乃可周蔽獨板既難得則二石湊處有縫漏水引蟻殊為可虞又前後長空八尺有餘止三面著牆而靠中則空虛露下石厚不盈尺是求固而反危也故合葬則必用界牆用界

滿則合與分不異不過為拜掃便計親骸何與焉以合葬安親者假以吉壤親者真延陵季子曰魂氣則無不之故分葬無妨於禮有益於事又宜人棺較廉憲棺頗短小同葬必從其大者則墳中太寬亦非朱子墳僅容棺之義故決意分葬恐後世子孫疑遷葬之日本無參差穿動之嫌耐合最便又何必分詳著其故以導明者

顧夢磨中庵瑣錄後漢袁賀臨病困敕使留葬侍衛先公慎毋迎取汝母喪柩如亡者有知往來不難如其無知祇為煩耳唐武后崩將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思建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且玄闕石門治金錮隙非攻鑿不能開神道幽靜多所驚駭合葬非古也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亦何益中宗不納東坡曰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古今之葬皆為一室獨蜀人為一墳而異藏其間為通道高不及肩廣不容人東漢壽張侯樊恭遺合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子孫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光武善之以書示百官蓋古有是也然不為通道又非詩人同穴之義故蜀人之葬最為得禮觀此可見合葬之非古然亦非謂古人之必不合葬但或歲月悠邈不便動搖道里遼隔碎難昇致而固執同穴為不必也

修墓

檀弓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注

謂兆域今之封塋也古謂殷時也土之高者曰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

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注東西南北言居無常處也聚土曰封封

子先反注當修虞事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

禮記卷之三

四

曰防墓崩

注言所以遲者修之而來防墓防地之墓也

孔子不應

注以其三注三言之以非禮孔子不聞

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注修猶治也○疏天子之墓一丈諸侯八尺其次降差以兩今

既東西南北不恆在鄉若久乃還歸不知葬之處所故不可不作封墳記識其處防地之墓新始積土遇甚雨而崩庚蔚云防守其墓備擬其崩若如庚之言墓實不崩孔子何以言古不修墓

陳澧曰為墳所以為記識一則恐人不知而誤犯一則恐己或忘而難尋故封之高四尺也雨甚而墓崩門人修築而後反孔子流涕者自傷其不能謹之於封築之時以致崩地且言古人所以不修墓者敬謹之至無俟於修也

易墓非古也

注易謂芟治草木不易者邱陵也○疏墓謂冢旁之地易謂芟治草木不使荒穢不易者使有草木如邱陵然古者墓而不墳

是不治易也

吳澄曰案孔子嘗云古者墓而不墳又云古不修墓鄭注云修猶治也古者但穴地為坎以藏棺下棺之後實土於中外為平地不起墳墓使人不知其處此所為易即彼所謂修二字皆訓治字蓋言古者葬後不修治而崇其封土非言不芟治而去其草木也孔疏雖從鄭注芟治草木之說而又引墓而不墳之言以不墳為不治易則兼存二義也

南史劉彪齊建元初降封南康縣侯坐廟墓不修削爵舊唐書王峻傳戶部郎中楊伯城上疏請峻等墳特乞

增修封域量加表異降使饗祭優其子孫立宗乃遣使就其家廟祭

二程全書問古者何以不脩墓曰所以不修墓者欲初為墓時必使至堅固故須必誠必敬若不誠敬安能至久曰孔子為墓何以速崩如此邪曰非孔子也孔子先反修虞事使弟子治之弟子誠敬不至纔雨而墓崩其為之不堅固可知然修之亦何害聖人言不修者所以深責弟子也

袁桷曰自古不修墓之說見於禮經世喻俗浮遺虛敗冢子孫有泚其額而莫以為怪抑不知必誠必信當自其始至不幸而修者雖非禮之正亦情之不容也已

葬不擇日擇地

春秋宣公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

庚寅日中而克葬

左傳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

注懷思也○疏卜葬先卜

遠日辟不思念其親似欲汲汲而蚤葬之也今在冒雨而葬亦是不思其親欲得蚤葬故舉卜葬允遠日以證為雨而止禮也王制庶人葬不為雨止者雖雨猶葬禮儀少也

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而緩辭也足乎日之辭也

注徐邈曰案經文是己丑之日葬喪既出而遇雨若未及己丑而卻期無為逆書此日葬禮喪事有進無退又土喪禮有潦車載蓑笠則人君之張設固兼備矣禮先遷柩於廟其明味爽而引既及葬日之晨則祖行遣奠之禮設矣故雖雨猶終事不敬停柩久次

左傳昭公十二年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

注簡公別營葬地不在鄭先公舊墓故道有臨時迂直也司墓之室鄭之享公墓大夫徒屬之家毀之則朝而崩

注崩下棺弗毀則日中而崩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

注不欲久留賓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

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春秋定公十有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吳乃克葬

左傳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

注襄成也雨不成事若汲汲於欲葬曾子問曾子曰葬引至于壙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

注壙道也變謂異禮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壙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

注巷黨黨名也就道右者行相左也變日食也反復也而后行曰禮也

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

注已止也數讀為遠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

注舍奠每將舍奠行主夫柩不蚤出不暮宿

平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注為無日而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店患注店病也以人之父母行禮吾聞諸老聃云

方慈曰夫極不蚤出不暮宿者慮暗昧之中有不測之患故也苟日食而行極豈異蚤出暮宿者乎恒恒行之塗也言恒行之塗防慎如此則非恒之塗可知馬喻孟曰老聃以止極聽變為愈於行也仲尼以為禮何也夫以人之葬中道而日食皆在道也蓋止則安行則危其行也非必犯患也以人之情為疑於疾患也患出於不測則其行不若止也然則止非必安也就不得已則見星而行豈若止哉

乾學案此條本非葬不擇日之謂但必待明

反而後行則不限時日可知故亦列於此篇

後漢書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季高以明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及子訴孫恭三世廷尉為法名家見郭躬傳舊唐書呂才傳才敘葬書曰易曰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

過禮云葬者藏也欲使人不得見之然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其復土事畢長為感慕之所窀穸禮終永作魂神之宅朝市遷變不得豫測於將來泉石交侵不可先知於地下是以謀及龜筮庶無後艱斯乃備於慎終之禮曾無吉凶之義暨乎近代已來加之陰陽葬法或選年月便利或量墓田遠近一事失所禍及死生巫者利其貨賄莫不擅加妨害遂使葬書一術乃有百二十家各說吉凶拘而多忌且天覆地載乾坤之理備焉一剛一柔消息之義詳矣或成於晝夜之道感於男女之化三光運於上四氣通於下斯乃陰陽之大經不可失之於斯須也至於喪葬之吉凶乃附此為妖妄傳云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經時而葬士及庶人逾月而已此則貴賤不同禮

亦異數欲使同盟同軌赴弔有期量事制宜遂爲常式
法旣一定不得違之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而不
葬譏之殆禮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月一也春秋又云
丁巳葬定公而不克葬至於戊午襄事禮經善之禮記
云卜葬先遠日者善選月終之日所以避不懷也今檢
葬書以己亥之日用葬最凶謹案春秋之際此日葬者
凡有二十餘件此則葬不擇日二也禮記又云周尚赤
大事用平旦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時
鄭玄注云大事者何謂喪葬也此則直取當代所尚不
擇時之蚤晚春秋云鄭卿子產及子大叔葬鄭簡公於
室卽日中而窆子產不欲壞室欲待日中子大叔云若
至日中而窆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然子產旣云

博物君子大叔乃爲諸侯之選國之大事無過喪葬必
是義有吉凶斯等豈得不用今乃不問時之得失唯論
人事可否曾子問云葬逢日蝕舍於路左待明而行所
以備非常也若依葬書多用乾艮二時並是近半夜此
卽交與禮違今檢禮傳葬不擇時三也葬書云富貴官
品皆由安葬所置年命延促亦曰墳壟所招然今案孝
經云立身行道則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易曰聖人之
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日慎一日則澤及於無
疆苟德不建則人而無後此則非由安葬吉凶而論福
祚延促臧孫有後於魯不關葬得吉日若敖絕祀於荆
不由遷厝失所此則安葬吉凶不可信用其義四也今
之喪葬吉凶皆依五姓便利古之葬者並在國都之北
域兆旣有常所何取姓墓之義趙氏之葬並在九原漢

之山陵散在諸處上利下利蔑爾不論大墓小墓其義安在及其子孫富貴不絕或與三代同風或分六國而王此則五姓之義大無稽古吉凶之理何從而生其義五也且人臣名位進退何常亦有初賤而後貴亦有始泰而終否是以子文三已令尹展禽三黜士師卜葬一定更不迴改冢墓既成曾不革易則何因名位無時暫安故知官爵弘之在人不由安葬所致其義六也野俗無識皆信葬書巫者詐其吉凶愚人因而徼幸遂使擗踊之際擇葬地而希官品茶毒之秋選葬時以規財祿或云辰日不宜哭泣遂睨爾而對賓客受弔或云同屬忌於臨壙乃吉服不送其親聖人設教豈其然也葬書敗俗一至於斯其義七也

司馬光葬論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齋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古者雖卜宅卜日蓋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諸蓍龜庶無後艱耳無常地與常日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畝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有終身累世而不葬遂棄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歎愍哉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殮之邪先王制禮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世著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

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從宦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天賢愚繫於人固無關豫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爲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邪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槨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入於壙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詢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邨有張生者良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召張生許以錢二萬張生野夫也世爲葬師爲野人葬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師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己意處歲

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陰陽家迄今亦無他故吾嘗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眾爲世患於喪家尤甚頃爲諫官嘗奏乞禁天下葬書當時執政莫以爲意今著茲論庶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欲知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元豐七年正月日具官司馬光述

二程全書下其宅北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塿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易爲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子祖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或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

及五患既慎則又鑿地必至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松脂塗棺梓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略也若夫精畫則又在審思慮矣其火葬者出不得已後不可遷就同葬矣至於年祀遠遠曾高不辨亦在盡誠各具棺槨葬之不須假夢寐著龜而決也○世間術數多惟地理之書最無義理祖父葬時亦用地理人尊長皆信唯先兄與某不然後來只用昭穆法或問憑何文字擇地曰只昭穆便是書也但風順地厚處足矣某用昭穆法葬一穴既而尊長召地埋人到葬處曰此是商音絕處何故如此下穴某應之曰固知是絕處且試看如何某家至今人已數倍矣

張子全書葬法有風水山岡此全無義理不足取南方用青囊猶或得之西方人用一行尤無義理南人試葬地將五色囊埋於地下經年而取觀之地美則采色不變地氣惡則色變矣又以器貯水養小魚埋經年以死生卜地美惡取草木之榮枯亦可卜地之美惡

朱子語類陰陽家說前輩所言固為正論然恐幽明之故有所未盡故不敢從不須深考其書但凡數里無人煙處有欲住者亦不成聚落其有舍宅處便山水環合畧成氣象欲掩藏其父祖安處其子孫者亦豈可都不揀擇以為久遠安甯之慮乎但不當極意過求必為富貴利達之計耳此等事自有酌中處便是正理世俗固為不及而必為高論者似亦過之○伊川先生力破俗說然亦自言須是風順地厚之處乃可然則亦須稍有形勢拱揖環抱無空闕處乃可用也但不用某山某水耳○程先生亦揀草木茂盛處使不是不擇也伯恭則平地便葬若不知此理既不是若知有此理故意不理會尤不是○風無處不入棺在地中吹嗚吹翻地上置物烈風未能吹動風在地中蘊蓄欲發其力盛猛也政和縣有人葬其親已時聞墳中響聲家業漸替遂發視之棺木一邊擊觸皆

陳傅良未公向墓誌平陽之俗以速葬為不壞而其流入於陰陽家之說與治賓客之事俗成則聞見熟聞見熟則異焉者乃反以為怪故雖知名之士不能

免也陰陽之說子不知起何時而不知其不出於三代也王季之葬也水滸其墓見前和而後改葬重動危其親也如此由今陰陽家言之不祥莫大焉而王季子孫皆聖人也子孫聖與愚陰陽家固不論然造周數百年其不得為不祥也甚著若必曰改葬而後有此則文武之生久矣其造周不待改葬也又甚著且三聖人者不知水之鬻墓為不祥而不速改是不智也知其為不祥必見前和而後改是不仁也聖人慮不及此焉而今日者曰吾慮過聖人是果足信歟然而舉世惑之何也彼委巷之民休於其言者妄以其親微利然也學士大夫豈忍以其親為利而惑焉者又何也

張九成祭墳園神文某讀喪親篇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嗚呼言之至此五內糜裂尚忍言之邪某卜葬先人於此今將開墳謹用告虔某身為儒者當信先王之言不當信淫巫瞽史之說嘗讀周官墓人之職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此先王陪葬之法也驗吾先王左右前後之說則夫陰陽家流青龍白虎獨火太歲之說敗矣又讀記禮之說曰夏后氏尚黑大事敘用昏商人尚白大事敘用日中驗吾先王用昏之說則夫陰陽家流乾艮二時之說敗矣又讀富辰之言曰管蔡邨霍魯衛毛聃

郟雍曹滕畢原鄭鄆文之昭也邾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嗣也驗吾先王宗數姓之說則夫陰陽家流五姓宮商角祉羽之說敗矣又讀春秋書曰宣公八年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恭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驗吾先王己丑庚寅以兩晴為候之說則夫陰陽家流擇日定時之說敗矣以至

考五月三月之說則年辰畏忌之說敗矣考從柩臨穴之說則黑黃衝射之說敗矣是陰陽家說違悖義理舉不足信又嘗考先王之說曰執左道以亂政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又曰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今陰陽家譎怪之說是左道亂政也是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也是無親也是非聖人也公犯先王明禁罪在不赦動以吉凶禍福為言以恐動天下以起不孝之心嗚呼葬親而欲徼福於無知之神此何心也哉此不孝之甚者也某甚悲之使世無青龍白虎之神獨火太歲之神則已如其有之必不垂祐於謀葬其親避

忌畏惡遲延歲月以徵福於一身之人不孝之子矣何以知之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人皆以龜為有知也豈有為青龍白虎獨火太歲之神反不如一龜之有知乎先王之遺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某今葬其親以義合禮安敢不以先王之道為法邪又安敢不以先王之道正鬼神邪某又觀先王蜡祭之法曰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今以葬先人斬伐林木鬪掘土膏雖幽冥中念人子之心不以為忌而某所以事鬼神者亦安敢不以禮義而再拜告也嗚呼先王之道神明知之久矣區區之言非特正淫巫瞽史之說將以開先王之道使為人子者以奉其親以事鬼神以窮後世紛紛之論不敢以吉凶禍福動其意而一以純孝為心神如有靈庶或相之

真德秀讀書記案司馬氏論葬曰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謂卜地決其吉凶耳非若今陰陽家相其山岡風水也國子高曰葬者藏也又曰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明無地不可葬也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而葬蓋以會葬者遠近有差不得不然也然禮文多云三月而葬蓋舉其中制而言之案春秋已丑葬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辛巳葬定公雨不克葬壬午日下昃乃葬何嘗擇年月日時也葬於北方北首何嘗擇地也今世俗信葬師之說以為子孫之負富貴賤賢愚壽夭盡繫於此議論紛紛至有終身不葬累世不葬者使殯葬實能致人禍福為子孫者豈忍暴露其親而自求利邪停禮傷義無過於此然孝子之心慮患深遠恐淺則為人所拍深則溼潤速朽故必擇土厚水深之地而葬之所擇必數處者以備卜之不吉故也或曰世人久未葬者非盡以陰陽拘忌之故亦以貧故也子曰孔子有云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梓稱其財斯之謂禮又子游問喪具孔子云昔廉范千里負喪郭原平自賣營墓豈待豐富然後葬哉在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寢苦枕塊蓋憫親之未有所歸故寢食不安奈何舍之出仕食稻衣錦不知其何以為心哉

而程子則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地美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然則則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而拘忌者感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謹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一本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邨落遠井窟合二先生之言觀之以安親為心則地不可不擇其擇也不可以太拘擇焉而不至於太拘則葬不患其不時矣然世人多遷延不葬者以昆若弟各懷自利之心而野師俗巫又從而誑惑之甚至偏納其賂而給之以私已愚而無知者安受其欺而弗悟也夫某山疆則某支富某山弱則某支貧非惟義理所不當問雖近世陰陽家書亦有深辨其說者唯野師俗巫則張皇煽惑以為取利之資擇地者必先破此謬說而後無太拘之患為人子者所當深察也

羅大經鶴林玉露葬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謹重親之遺體使他人不得見也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兆者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骸乘氣遺體受陰此說殊未通夫木生於山槩芽於室此乃活氣相感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癢積日累月化為朽壤蕩為遊塵矣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乎此決無之理也世之人惑璞之說有貪求吉地未能愜意至數年不葬其親者有既葬不吉一掘未已至掘三掘四者有因買地致訟棺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數人或於各房風水之說至骨肉化為仇讎者凡此數禍皆璞之書為之也若如璞之說璞既精於風水矣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刑戮而子孫卒以衰微則是其義已不驗於其身而後世方且信其遺書而尊信之不亦惑乎今之術者言墳墓若有席帽山子孫必為侍從官蓋以侍從重戴故也然唐時席帽乃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得離身之句至宋朝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載以障塵夫自有宇宙則有此山何貴於唐而賤於今邪京丞相仲遠豫章人也崛起寒微祖父皆火化無墳墓每寒食則野祭而已是豈因

風水而

貴哉

熊朋來曰古者昏葬卜日而未嘗擇日故陰陽拘忌之說不至惑人以春秋所書考之莊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姜氏入是年歲次辛亥八月丙子朔乃初二日也八月為夏正六月初不以月破為嫌文二年二月丁丑作僖公主二月為夏正十二月亦不以月建為嫌至於葬則經多書其日惟莊九年七月丁酉葬齊襄公閔元年六月辛酉葬莊公文十八年六月癸酉葬文公成元年二月辛酉葬宣公於後世葬日為通如隱三年十二月癸未葬宋穆公桓十七年八月癸巳葬蔡桓侯十八年十二月己丑葬桓公莊四年六月乙丑葬紀伯姬二十二年正月癸丑葬文姜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僖二年五月辛巳葬哀姜十八年八月丁亥葬齊桓公二十七年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三十三年四月癸巳葬晉文公元年四月丁巳葬僖公五年三月辛亥葬成風九年二月辛亥葬襄王十七年四月癸亥葬晉姜宣八年十月己丑葬敬嬴成三年正月辛亥葬衛穆公二月乙亥葬宋文公十五年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十八年十二月丁未葬成公襄二年七月己丑葬齊姜四年八月辛亥葬定妃九年八月癸未葬穆姜昭七年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十一年九月己亥葬齊歸定元年七月癸巳葬昭公十五年九月丁巳葬定公而不克葬戊午乃葬辛巳葬定妃是皆不合後世葬日丁巳雨不克葬而戊午葬古人未嘗拘忌可見陰陽家擇日古人所不論但卜日取吉而已春秋之葬惟莊公以子般卒而葬緩餘或逾月或三四月即葬後世為陰陽拘忌至數年不葬曷不觀於春秋乎

吳澄曰葬師之說盛於東南郭氏葬經者其術之祖也蓋必原其脈絡之所從來審其形勢之所止聚有水以界之無風以散之然後乘地中之生氣以養死者之留骨俾常溫暖而不速朽腐死者之體魄安則子孫之受其氣以養生者不致彫瘁乃理之自然而非有心觀其效之必然也若曰某地可公可侯可將可相則術者倡是說以愚世人而要重精者也其言豈可信哉

禮記葬書問對或問葬地之說理有是乎對曰有之問曰葬書與郭氏之言抑古有其傳也對曰不可考周官冢人掌公墓墓大夫掌凡邦墓皆辨其尊卑度數而葬以其族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次二曰族墳墓則葬不擇地明矣豈有無事而著其法者哉漢書藝文志敘形法家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而宮宅地形與相人之書並列葬地之法其肇派於斯乎予嘗讀張平子家賦見其自述上下同壘之狀大略如今葬書尋龍捉脈之為者豈東漢之末其說已行於上大夫之間至景純最好方伎世見其葬母暨陽卒遠水患符其所徵而遂以葬書傳諸郭氏邪然無所考矣問曰今之名卿大家其先世葬地多驗如執券取物至其盛時竭力以求輒無所得或反悖謬取禍豈亦分定不可推移邪對曰不但如是而已夫家之將興必先多潛德陰善厚施而不食其報若是者雖不擇而葬其吉土之遇與子孫之昌固已潛符默契蓋天畀之也後世見其先之鼎盛而不知所自來於是妙貪巧取牢籠刻削以為不知何人之計則其急於擇地者亦植私窺利之一端耳其設心如是則獲罪於天而自促其數者多矣擇而無得與得而悖謬豈非神理之顯著者哉問曰然則大儒子朱子亦有取焉何也對曰大賢君子之事不可以常人類論古者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地風水泉蟻蟻之為患至深善腐速朽之藏如委棄於壑蓋時有定制民無得而違焉皆昔人知之而無可奈何者程子謂死者安則生人安必自後世擇地而言其自然之應耳朱子之葬必擇地亦曰為所得為以自盡夫必誠必信之道而不失程子之意云爾問者又曰凡葬者生人之必有而大儒君子所為乃後世之標準也故世之論葬地者必以朱子為口實則所謂為其得為以盡其必誠必信之道者將何自而可邪對曰死葬以禮斂首足形還葬與葬以禮致嚴於廟以盡人鬼之情而藏魄於幽以順反原之變其處此固有道矣積善有餘慶積不善有餘殃秦不及期周過其歷所天永命歸於有德而心術之壞氣數隨之此必然之理也聖賢豈欺我哉學士大夫秉禮以喪親明理以擇

術得失之際觀乎時義而無所容心則庶乎不悖於性命之常而無憾於慎終之教矣豈非先哲之志而君子之道哉

方孝孺曰世之喪親者多信葬師之說微休咎於無情難驗之川阜時可葬矣泥於山川之利否而不即葬或至於終身或身死而委榘於子孫甚者子孫恐葬之禍其身舉而棄諸水火葬親以禮者世反非之為愚嗚呼是何其不察而至於此極乎葬師之動人以禍福其說甚怪人之昌隆盛熾者其先必有厚德之遺貧賤夭絕者必有餘愆之著山川何與焉誕者則不然間有富貴之人於此則歸福於其坐域曰此某形也此某徵也於葬之法宜爾也間有貧賤之人於此則曰此葬之罪也此於法宜至於斯也信斯言也則人之多財而力足者皆相率而為不善及乎死也求善地以葬其身則死而子孫於禍夫孰肯為善乎葬師祖晉郭璞書其書苟可信僕用之以葬其祖考宜有奇驗不誣而璞卒死於墓賊其身不能福而謂能福乎人其可信否邪世之人多信之不知自陷於不孝而莫之贖也吾今以告吾族人葬卜吉凶而勿泥葬師之說期必以三月三月不能至五月五月不能至七月過一歲者眾共罰之

邱濬曰愚案風水一節其希觀求富貴之說雖不可信若夫乘生氣以安祖考之遺體蓋有合於伊川本根枝葉之論先儒往往取之文公先生與蔡季通豫卜藏穴門人裹楔行紼六日始至蓋亦慎擇也昔朱子論擇地謂必先論其主勢之強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可以較其地之美惡後之擇葬地者誠本朱子是說而參以伊川光潤茂盛之驗及五患之防庶幾得之矣

都穆曰葬不欲其速朽比化者無使土侵膚人子之情也山形完固不犯水蟻不近田疇土膏明潤梧楸森鬱死者之宅永安子孫自陰受其庇矣若必待吉地暴露淺土惑於異議葬後遷移使祖父魂魄無依骨肉零落天且殛之矣何福之能求○又曰大興劉公機其父卒於仕公時為學官弟子徒步往護喪歸遂下葬族人泥於陰陽家言各以生年與葬期相值久不克葬陸禮部淵之來吊問故族人具道所以公從屏後趨出泣拜曰願以某生年所值日葬父乃克

葬後公官至南京大司馬贈官保

則葬曰吉凶何必拘而多疑乎

王廷相曰葬有風水之說何如曰邪術惑世以愚民也古之大儒已歷識其謬矣曰今之學士大夫尚崇信而不為之變何也曰茲習染之深乎或貪鄙之心固於求利而為之也夫上世之人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其類有泚乃歸反藁埋而掩之蓋未知藏其體之為善也聖人緣此遂易之以薪而葬之中野又不忍其土親膚也後世聖人復以瓦棺聖周葬焉又恐其體魄之不固也後世聖人復易之以棺槨是葬之為道也歷世相承以漸而後盡善如此曾何有於擇地又何論夫風水環聚山川形勝之利也哉蓋人子於親之生也必欲得居室臥具之美以樂其生及其沒也亦欲得善地以藏其體魄此孝子仁人事死如事生之意也今乃緣之以規利不孝之事莫大於此故今之擇地者取其方向之宜土脈之厚生物之茂足矣所謂風水龍虎之妄說詎可信而惑之乎曰程子去五患之論何如曰此亦未易懸斷者何也使葬在山谷之地其不為道路城郭溝池耕犁所及或有之而不為貴勢所奪亦未易保使其在平原大陸之野遇其市朝更易陵谷變遷非道路則城郭非溝池則壟畝他人不俟於奪而據之矣而所謂五患者又焉能保哉君子之葬其親也亦本諸禮盡其心力而為之諸非其力之可及智之可周者付之天而已矣

黃省曾難墓有吉凶論素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為印封之度與其樹數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其地城先王之世君臣宗族葬同一墓生相愛親死相依眷仁之至義之盡也其為葬道若是而已後世贊剽富貴之人眾而奇邪之流動輿故為堪輿風水之說以黃鼓於萬世以為天下之人貴賤由墓地之興衰貧富本葬辰之凶吉與凡一切顯晦隆替之事皆關係於三尺之黃土上自鼎鉉下至閭閻莫不俛心帖耳

而信之迎術師若綺皓尊青囊如六經登高相脈捏妄指空陟險求龍談虛恣
 偽日浸月盛家無不相之墓墓無不擇之穴穴無不選之葬天下之人皆憤昏
 妄冀於爵冕金玉之榮聳眊於其小術之中而不悟亦可悲矣今其言曰葬者
 所以乘生氣也五氣行於地中人受體於父母本骸得氣遺體受陰子以其說
 為虛也信以為然則本骸宜常得氣遺體宜常受陰帝王之後常為帝王公侯
 之嗣常為公侯朱頓之肩常為朱頓然後其說為可信也然葬埋之術莫尚於
 唐宋亦莫盛於唐宋自當時而觀之唐則有若三原高祖之獻陵敬宗之莊陵
 武宗之端陵九陵太宗之昭陵梁山高宗之乾陵龍泉中宗之定陵豐山睿宗
 之橋陵金粟玄宗之泰陵武將肅宗之建陵檀山代宗之元陵嵯峨德宗之崇
 陵金費順宗之豐陵金嶽憲宗之景陵堯山穆宗之光陵天乳文宗之章陵仲
 山宣宗之貞陵紫金懿宗之簡陵宋則有若鞏縣昭武太祖太宗真仁英神哲
 之八陵會稽寶山徽高孝光甯理度之七陵皆師極天下之妙工土極天下之
 貴六日極天下之良辰可謂卜之嚴審之極矣生氣可謂乘矣本骸可謂得氣
 矣何唐之祚卒移於五代宋之祚卒移於元陵寢之也今考其葬之所而
 帝王之後或流而為氓伍化而為僕隸而遺體不為之受陰子孫以亦明矣
 孫以帝王則知公侯不能陰子孫以公侯朱頓不能陰子孫以亦明矣
 推原其始不過因人情之澆壞世皆希慕富貴之人學究之徒以為卿相倚桑
 之說迎其情中其欲豫為之兆遠為之期故得行其術而竊其贊曰長培奪之風
 作叛亂之氣起非分之望騰無將之心甚非國家之福也今一一人方且羅
 網於其內如夢不寤如醉不醒雖圭璋持達之士亦且甘
 其誣偽之說而亦何罪於庸庸瑣瑣貪污細下之人乎
 守墳宜訓葬者藏也藏者完歸於土之義人子於其親完歸乃假之
 為身家謀為後嗣計一求於風水再求於年月各執其房分而於卦例星辰
 之吉凶各持其年命而撓於干支龜筮之生剋遂至累數年而不克葬
 豈思生者禍福之來尚未可必而死者暴露之久已大可傷也哉又有湖信風

水至侵占他人山地冒認他人祖墳伐人家棄人骨骸母骸骨連結底死
 求勝至於傾家散業而地終不可得親終不成葬禮應尚遠禍應至近亦可畏
 哉故親終必照常期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唯風不露水不啻蟻不
 親足矣宋儒之言曰有水以界之無風以散之此風水之說也
 王兆雲說圖識餘世人酷信風水之說至有暴露其親數十年不葬者江浙之
 間信之尤甚爭地結訟風水不成而家已破敗者往往而是不知古人卜其宅
 兆但謂吾親於此焉藏須擇安穩之地使後世耕犁不及而已未嘗有求福利
 子孫之念而後人妄信術家之言甚有葬而復遷幾葬遷者或亦甚矣人抵
 風水之說難曰盡無但遇與不遇自有主之者耳文衡山家自高祖遷吳以
 來世不信風水今祖塋三所皆當時偶得其地因營家墳亦未嘗謀之地師求
 所謂龍虎水沙之說然二百年來人文科甲
 不斷視營謀風水之家益不知幾成敗矣
 呂坤四禮疑物有宜一邑不宜一郡宜一社不宜一鄉者地有跬步美惡泉有
 咫尺甘苦者然乎曰然葬獨不然邪曰一墓之子孫吉凶禍福壽夭貴賤同乎
 吾不敢謂不然有不同乎吾不敢謂然○山水一區形勝彌望如蜀之內江晉
 之蒲坂閩之晉江皆縉紳淵藪謂非地靈人傑可乎然不能人人皆縉紳何邪
 堪輿家謂點穴不錯絲毫是矣然一墓子孫皆鍾一氣吉凶禍福壽夭貴賤未
 必人人皆同又何邪故擇地宜先形勝以安死者之體魄而生者之福利非所
 問宋元晦一代名儒乃不勝其福利之心而葬父母於兩地是平生之一迷也
 吾不能為賢者諱之○禮士葬不逾月今也子孫重利益惑年命各爭所欲遂
 致數年不得入窆窆
 不火其書禮法不行
 陳龍正曰客問久停不葬者以不孝論何邪答曰此為借親圖福者罪也夫葬
 固為死者計而非為生者也准土能變化萬物非但草木雖金石之堅皆土氣
 嘘育而就莊生云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復化為臭腐惟土能之五味入土能
 失五彩入土皆敗化神奇為臭腐土之能也茶蓼朽止黍稷茂止化臭腐為神

奇土之能也人既死入於土中常翁不聞常靜不動骸氣與土氣相得使其質澤而不枯其色鮮而不敗其神安而不震驚及于百年之久而悠然返於空無惟土能之蓋亦有化爲神奇之義焉仁人孝子非不繫戀也非不能珍祕其先也惟宅之華屋襲之象牀破之錦繡皆非所安故雖帝王之貴哀慕既畢舍殿宇而即山邱覆以厚土誠見夫土之賢於華屋象牀錦繡也土氣誠得則其所變化行而爲子姓華而爲富貴堅而爲眉壽秀而爲英賢非神奇之驗邪記曰葬也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見也又曰人死斯惡之矣是藏其親者特掩人惡而已邪雖非圖福也亦爲人也墨之薄葬是已知入土爲安之實則葬固爲死者計而非爲生者也亦非掩人之見也子視親身誠珍之誠愛之是以藏之是以不敢苟藏之必且厚其棺堅其梓擇其地然後死者安而生者之心亦安故葬宜速也又宜慎也竝行而不悖也而詭託正誼苟且不擇地者其爲忘親又庸異於停親圖福者乎聖人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蓋親之生也求悅其志雖竭力不爲奢死而求善地以安之使無土中諸患情自不能已也避求福之嫌委之適然此正名根何名信道

柴紹炳原葬論葬者藏也藏之爲言使人勿克見也孝子慈孫於親死而葬之不忍其有暴骨焉於是始死有斂斂而殯殯已而葬葬者掩藏之風雨霜露之勿侵狐狸蠅蚋之無齧也故藁裡而掩上世爲己愈於壑矣然則下坎上土厚衣之以薪埋諸中野不封不樹孔子曰古也墓而不墳此其效也中古聖人則又因爲之制易棺槨別域兆飾器具樹林木詳定月日加以封識使富貴貧賤各自殯其力本吾親體魄所藏甯厚毋薄義取諸大過以此後世乃流於術家者言頡頏陳形勢割地脈并懸陰陽其究極尺寸微茫向背殊利而爲人子若孫者亦以幽壤精塋關生人禍福迺至親死不葬遷延擇地觀艱多端墳壘離析彼我相軋或爭奪利便數起獄訟又人是所師甲可乙否臨事榮感謀同築室吁亦甚矣昔漢武帝時聚會占驗則有所爲堪輿家班固藝文志載形法六家中宮宅地形二十卷事始萌芽不知何祖至晉之郭璞號能精此理術又祕莫可考當世諱者傳會影響指天畫地動成虛語云山川而能語地師食

無所益言術家之罕得當也且先古聖王制作悉其聰明吉凶趨避與民同患故自卜筮醫藥具有成書比於墳典假令相地卜藏果繫善敗聖作明述豈獨刪遺則堪輿一家正復奇中於道不足深論明矣周官有冢人墓大夫掌公墓卽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民族葬以昭穆爲左右晉之諸大夫葬者畢於九原是不擇地也任禮凡喪葬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士庶人以次降殺是不擇月也春秋書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兩不克葬戊午日下吳乃克葬是不擇日與時也往者地與月日時皆無可擇而春秋以王公卿大夫世不失祿地師之效罕有聞焉然則近今葬家畫方隅同晷度拘忌鬼神科指細碎事應荒忽徒此紛紛究何爲者哉如曰某地吉法當貴顯某地凶法當天絕某方利宜於適長某方害宜於支庶某時雖良當先通後塞某時雖不良當先落後榮抵掌而談若操左券合右契然此母慮有驗有不驗卽親死之謂何而因之以爲利也藉孝子慈孫不忘先人體魄所藏必求安土而居之揆之於道未爲無據是擇地營兆卜日而行事謹避烈風淫雨不能襄役遠巖險渚澤衢路恐其崩落至坐夫事會祖父遺骸踰時野次夫禍福在天廢興由人而假先亡坏土以希不可知之利澤轉相濡滯暴露不收是乃罪之大者矣嗚呼豈不痛哉柴生曰子家自宋南渡以來墓道凡數處其居南山者先世皆用族葬至贈中書公始葬孤山而先觀察耐焉已而先伯光祿武選兩公暨學博先府君後先捐館重於下地窀穸未圖蓋積有年矣歲壬午子乃創議從與羣從問遂舉先厝各以昭穆耐葬一時鳩工於是光祿公葬孤山之左武選學博公葬南山之左之右大事既訖舉宗無他頃者子遭亡婦變念其遺言欲就南山祖塋下隙地購而埋之或有以堪輿之說進者子謂彼婦人知入土爲安耳且須之何時壤土惡不猶愈暴露乎且願當世君子力追古道矯持末俗上行下化俾葬其親者務所自盡地上地下惟封樹是謹卽長逝者體魄有所卽甯而毋聽術家所眩多此紛紜也故曰葬也者藏也作原葬

采董祥論葬書人事之大莫大於送死送死莫急於藏其體而安其神先王知之故制為富富可行之禮後之人子不考其禮之當為而妄求荒誕謀身之術則鬼神情狀有大不得已者矣夫人性本於天身本於地而生必由父母身有身心死有魂魄魂氣升於天魄降於地故謂之鬼鬼者歸也然魂非死而遂歸於天也魄之歸地百年而後為土也人之身性雖本於天地必由父母而生則其生自有祖而有之故其死亦必自爾而祖而曾高而後乃歸於天喪祭之所以四世而盡神主所以五世而祧也始死而復招其魂也定期而葬藏其魄也死而不復則魂散過期不葬則魄腐而魂不安則亦散散則為厲子孫夭短宗祀覆絕皆由此也後世不明鬼神之理死而不旋葬而暴露其體至有過重其體而輕其神者皆失鬼神之依矣故曰鬼神之情狀有大不得已者矣先王之制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春秋傳則以大夫三月土踰月近代著令自王公以至庶人皆三月而葬過則為暴露律曰感於風水及託故停柩在家經年不葬者杖八十禮曰未葬服不變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禫禫除服食肉飲酒從遊四方嗚呼安矣哉夫葬有厚薄有緩急未有公行停柩經年不葬者也厚葬者禮所得為分所宜為而財力又足以為盡心焉而為之稱家之有薄葬者禮分雖得為財力不能周於身棺周於衣土周於棺棺周於封柩而封柩家之無緩葬者主喪者在外或疾病不勝然苟有遲久則以次代之未有經年輕棄者也古之人所以奔喪有先之墓哭也急葬者或時值變故或身家多難斂畢即葬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有是四者則貧富可行不待勉也後世不讀禮感於陰陽之形勢乃卜也惟謀計子孫之利害而父母之安危弗問豈不悖與愚嘗謂陰陽家曰儒家之論風水甚備家禮所載極詳如須計後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勢豪所奪不為劫掠所及其為死者亦已至矣從未以子孫之禍福壽夭富貴貧賤為說也形體暴露則神魂不安子孫夭絕根本失則枝葉彫謝必然之理也遵禮速葬而反禍則先王之禮亦害人之具而已矣胡為三

代以來聖賢大儒無不諄諄以葬為急也哉故嘗論風水之理嘗謂置棺卓於室或南北或東西所向必正地有高低則以輒瓦厚薄平之不偏側也至飲食節饌必由內備非正椅卓即可致也今以風水之善不善為子孫禍福壽夭富貴貧賤是平正椅卓而生飲食節饌也不亦誣乎夫禍福壽夭富貴貧賤人自求之耳循禮則受福妄為則受禍窮欲則多壽淫奢則短天務本節用而自富勤學不惰而自貴反是則貧賤其於風水何與哉嗚呼聖賢之所以不擇時不擇日而急於葬親者以人子之年非必同於父母之壽也不幸日多而死則父母終於水棄矣况人死之歸土猶生之居室飲食不可少闕也死而不葬而曰貧之不能待行而為風水不善擇美而舉是猶事父母者不與居室而曰侯富而登以黃屋不給飲食而曰侯貴而俱以五鼎有不飢寒而死者鮮矣司馬光曰陰陽家立邪說以惑眾為世患於喪家尤甚又曰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為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為乃如此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葬之邪豈不大可痛愍哉昔劉向諫起昌陵述古聖人自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皆以薄葬而久安若宋桓司馬吳王闔閭秦始皇無不厚葬而速禍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夫天子士庶人之分雖不同而死生存亡得失安危則一也三代以下諱言鬼神故其理不明而陰陽邪說得以鼓惑之山川時日欲以人謀亂其吉凶而易其休咎富者越禮僭肆貧者妄求停棄破產敗家遺失尸骸莫不由之甚至一墓也此禍而彼福此利而彼害同氣相爭昆弟攘奪豈不愆哉夫葬也者藏也藏其形體而使神安於主也古者墓無祭謂魂氣不依於魄也春則埽之秋則封之翦除其荆棘增其土使之完固可久而已古之聖人擇不食之地而葬焉亦此意也廣其地工其壙築臺榭起宮室不惟後世為勢豪所奪子孫貧困自必棄焉即不然賦役重而追呼迫生者不甯則死者不安由此觀之葬之宜薄而不宜厚也古今所同利也天子庶人一也後之人舍其利而趨其害其亦弗思焉耳嗚呼人之死也速葬循禮則安停柩厚葬則多危惟薄則可速欲厚則遲厚葬者發掘之媒停柩者委棄之漸可不慎哉物之成也有時愛而畜之者必於其成而遂藏之可固久而不敗稻成於冬則

藏於冬麥成於夏則藏於夏黍稷秋果無不以其成而遂藏人之葬也亦然葬
藏也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其不同者治具有費省會送有遠
近貴賤有隆殺也天子諸侯之葬雖遠於土然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
大夫以下三日而殯不相遠也殯葬道也殯而後葬猶立重以易主也重以甯
魂殯以定魄故曰殯葬道也嘗考葬之載於書者莫詳於春秋然不能盡述舉
其自春而冬自正月以至十月者各略言之隱公三年八月庚辰未公和
卒冬十月有二月癸未葬宋穆公桓公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
葬曹桓公十有四年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二十有三年
齊僖公莊公元年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二十有三年
年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葬曹莊公宣公八年夏六
月戊子夫八嬴氏薨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成公九年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襄公九年夏五月
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二十有九年夏五月庚午衛侯
衎卒秋九月葬衛獻公昭公十有四年三月曹伯滕卒秋葬曹武公二十有五年
年冬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定公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六月葬陳惠公由此觀之葬未嘗擇月日也隨
死者之月日先王之禮當代之制而已後世不明其禮葬必擇月擇日而月日
之吉凶不推死者之生卒而以生者之年歲干支是為生不為死也甚至信葬
師之言葬師曰利不惟後日之五患不計即目前之五患亦不為顧近道路者
葬之近城郭者葬之近溝池者葬之近耕犁者葬之近勢豪之宅地者葬之一
巨不利則停棄不葬公行祥禱嗚呼何意也夫有知有識乃謂之人藏父母之
形體不遵先王之禮當代之制而聽之陰陽巫術其知識亦可悲矣春秋者孔
子之刑書與禮相表裏者也書葬必先書卒蓋謂葬不可緩而月日有定隨其
卒而不易寒暑無間金革之事不得每故自正月至于十有二月自春而夏而秋
而冬無時不葬無月日不葬也此皆諸侯之禮也諸侯五月而葬非有大故不
敢逾階天子之禮況大夫以下皆三月而葬而反借過於天子七月之制乎是

以經年不葬而律重治其罪也夫喪有本末有始終哀者喪之本服者喪之末
也葬者喪之始祥禫者喪之終也徒服而不哀本失矣務末矣為不葬而祥禫
未始也何以終之嗟夫物之成人苟愛之必隨藏而不久停
父母之形體乃以生者之故久停而不葬豈愛親不若愛物哉

張栻題贈地理卷後景純葬書東漢以前無有也今之
談地理者率以為印龜然富貴利達當自致未可專以
地理言夫景純既能知水之為陸乃不能逆善其先人
之窀穸以自全何哉蓋吉凶由人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且以不才之子不學之儒有能以地理而取科第者乎
不仁之人不善之家有能以地理而保生產者乎不業
之農不耕之田有能以地理而成穀實者乎苟不求諸
我而徒求責富貴利達之報於彼終無已夫建溪吳叔
靖學景純之學游士夫間叔靖固非誤人者正恐人
不自修反誤叔靖耳語曰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叔
靖以此語人必以予語為然而汲汲乎人事之自修則

叔靖之術因是而益驗矣

乾學案張南軒云景純葬書東漢以前無有也今之談地理者率以爲印龜而後漢袁安傳初安父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指一處葬此地當世爲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此卽後世地理之說則後漢時已有未必始於景純矣

胡翰風水問答序烏傷朱君彥修故文懿先生之高第弟子也少讀書從先生游最久嘗有志當世充賦有司不合退而業醫猶幸而濡沫及人也著書數萬言曰格致餘論人多傳之而君之醫遂名海右又以陰陽家多忌諱不知稽諸古也復著書數千言曰風水問答書成

示予雙溪之上推其用心可謂至矣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天確然在上其文著矣地隕然在下其理微矣著者觀之微者察之知乎此者知乎幽明之故非聖人孰與焉而漢魏以來言地理者往往溺於形法之末則旣失矣至其爲書若宅經葬經之屬又多祕而亡逸不傳則失之愈遠矣朱君力辨之以爲人之生也合宗族以居爲宮室以處審曲面勢得則吉不得則凶其理較然及其死也宗祖之神上參於天舉而葬者枯骨耳積歲之久并已朽矣安知禍福於人貴賤於人壽夭於人哉故葬不擇地而居必度室據往事以明方今出入詩書之間固儒者之言也昔者先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土宜之法用之以相民宅土圭之法用之以求地中皆爲都邑宮室設也而冢人墓大夫之職公墓

以昭穆邦墓以族葬借欲擇之其兆域禁令孰得而犯之以是知君之言爲得也惜其書不見於二百年之前紹興山陵改卜之議晦菴朱子以忠賈禍夫以一世豪傑之才千古聖賢之學萃乎其人觀於天下之義理多矣而篤惟蔡元定之說是信者果何也哉吾邦自何文定公得朱子之學於勉齋四傳而爲文懿君受業先生之門計其平日之所討論亦嘗有及於斯乎不然則是書成於先生未易簣之日必能是正其說傳信於人而顧使翰得而讀之豈知言哉且翰先人之葬今十年矣襄事之初匍匐將命而不暇擇嘗惕然於先儒土厚水深之言於是得君之書欣然如獲拱璧昔里有余禎者以是術游江湖問邵菴虞公深敬信之其著書曰地理十準虞公稱其有得於管輅王吉之傳力詆曾楊之非

而不悟指蒙非輅所作則與翰同一感也書之於篇朱君其幸終有以教之

宋濂慈孝菴記古者萬民之墓地同於一處故設墓大夫正其昭穆之位掌其爵等小大之數分其地使各有區域而得以族葬之自世道旣降而相墓巫之說興謂枯骹足以覆燾乎後昆謂福禍賤貴盡繫乎岡巒之離合邱陵之餽嚮一以此鉗劫愚俗而專竊墓大夫之政柄世之欲葬其親者輒斂容屏氣伺候巫之顏色巫曰此可葬雖踰都越邑亦匍匐而從事巫曰不可葬雖近在居室之旁百利所集者亦割忍而違去之致使父子兄弟本一氣也一在天之南一在地之北吾不知其何說也安得卓識者出相與攻其繆妄也哉予方爲斯歎而同里張君榮忽以書來曰吾父母旣沒葬於家東北

一里黃塢之原既而吾兄又捐館舍吾則以謂吾兄父母之子也其生未嘗頃刻離膝下死後而他葬之使死者無知則已脫或有知焉吾恐其心當愀然不甯也迺於父母之側攻位而藏之吾父母藏於是吾兄復藏於是吾夫婦幸未死他日或溘先朝露去將焉之又於兄之側十步預作二窆以俟而別建菴廬號曰慈孝俾學佛者守之吾知父子之親如是而已巫之言雖巧如簧吾固掩耳而弗願有聞也嗚呼予嘗歎人之所見不能盡同故雖有蘊於中而不敢揚言於人竊不自意張君之見已能與予同推而至於四海之廣九州之眾其見之同者又惡知無其人邪使同者至於十百焉或千萬焉則巫之舌不能勝而古者族葬之說可以漸復矣矧中原士大夫家多以昭穆序葬唯其行有污於先人者

始異其兆域衣冠之蟬聯在在有之人之富貴利達其不繫於地也昭昭矣奈之何怵於淫書末技而眩惑於是非也嗚呼若張君者其可謂卓識之士非邪庸因請記菴之成緒而據其所見如此知言之士必有取焉

顧涓忠聞錄葬書中有八卦五行經託於黃帝所作豈黃帝時已有其術邪周禮辨兆域正墓位尚書卜問東瀛西毛詩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周時固有之矣而禍福之說無有也漢藝文志有宮宅地形書二十卷既有其書斯有其術後漢吳雄營人所不封土擇葬不問時日趙興不郵諱忌故犯妖禁而兩家子孫益用豐熾陳伯敬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後不克考終時人罔忌禁者多談為證則後漢時已有師巫禍福之說而信與否則存乎人也

服斂棺周於身土周於棺爲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七年詔曰世以厚葬爲德薄終爲
鄙至於富者奢僭貧者單財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
倉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
薄葬送終之義

樊宏傳宏卒遺敕薄葬一無所用以爲棺柩一藏不宜
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帝善
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
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爲式

謝夷吾傳夷吾轉下邳令預自剋死日如期果卒救其
子曰漢末當有發冢露體之禍使縣棺下葬墓不起墳
楚國先賢傳韓暨將終遺言曰夫俗奢示之以儉儉則
節之以禮禮見前世送終過制失之甚也若曹敬聽吾

言斂以時服葬以土藏穿畢便葬送之以瓦器慎勿有
增益

張奐傳奐光和四年卒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
不能和光同塵爲讒邪所忌通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
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纊絲牢以密釘爲不喜耳
幸有前窀朝隕夕下措尸靈牀幅巾而已奢非晉文儉
非王孫推情從意庶無咎吝諸子從之

楊震傳震罷太尉行至城西夕陽亭慷慨謂其諸子門
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
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
日以雜木爲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祀
因飲酖而卒

范丹傳丹臨命遺令敕其子曰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

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濟時死何忍自同於世氣絕便
斂斂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斂畢便穿穿畢便埋
其明堂之奠乾飯寒水飲食之物勿有所下墳封高下
令足自隱知吾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今皆不在制之
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

周磐傳磐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
我講於陰堂之奧既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若命終之
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椁足以周棺斂形縣封濯衣幅巾
斂形謂衣履其形縣封謂直下棺不為隧道也濯衣濯衣也
也濯衣濯衣也不更新制幅巾不加冠也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
一篇并刀筆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聖道

盧植傳植臨困救其子儉葬於土穴不用棺椁附體單
帛而已

趙咨傳咨將終告其故吏朱祇蕭建等使薄斂素棺藉

以黃壤棺中置土以藉其尸也欲令速朽蚤歸后土不聽子孫改之酒

遺書教子肩曰夫含氣之倫有生必終蓋天地之常期

自然之至數是以通人達士鑒茲性命以存亡為晦明

死生為朝夕故其生也不為娛亡也不為戚夫亡者元

氣去體貞魂游散反素復始歸於無端既已消仆還合

糞土土為棄物豈有性情而欲制其厚薄調其燥溼邪

但以生者之情不忍見形之毀迺有掩骼埋窆之制易

曰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藏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

槨棺槨之造自黃帝始劉向曰棺槨之作自黃帝始案禮記曰殷人棺槨蓋至殷而加飾爰自陶

唐逮於虞夏猶尚簡樸或瓦或木及至殷人而有加焉

禮記有虞氏之瓦棺夏后氏之聖周殷人棺槨古史考曰禹作土塋以周棺周室因之制兼二代復重以

牆禮記曰周人牆置窆盧植曰牆載棺車箱也二禮圖曰窆以竹為窆之飾禮記曰周人牆置窆盧植曰牆載棺車箱也二禮圖曰窆以竹為

也表以旌銘之儀禮記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故以其旌識之招復含斂之禮招復

謂招魂復魄也含以玉珠實口也斂以衣服斂尸也禮記曰凡復男子殯葬宅

兆之期期謂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士三日而殯棺槨周重之

制衣衾稱襲之數凡小斂諸侯大夫士皆用複衾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

物碎而難備然而秩爵異級貴賤殊等自成康以下其

典稍乖至於戰國漸至積陵法度衰毀上下僭雜終使

晉侯請隧隧謂掘地為道王之葬禮也諸侯則縣棺秦伯殉葬左傳秦

馬造石椁之奢爰暨暴秦違道廢德滅三代之制興淫

邪之法國貲糜於三泉人力單於酈墓玩好窮於糞土

伎巧費於窀穸自生民以來厚終之敝未有若此者雖

有仲尼重明周禮墨子勉以古道猶不能禦也禦止也言猶

是以華夏之士爭相陵尙違禮之本事禮之末務禮之

華棄禮之實單家竭財以相營赴廢事生而營終亡替

所養而為厚葬豈云聖人制禮之意乎記曰喪雖有禮

哀為主矣又曰喪與其易也甯戚今則不然并棺合椁

以為孝愷豐費重綈以昭惻隱吾所不取也昔舜葬蒼

梧二妃不從豈有匹配之會守常之所乎聖主明王其

猶若斯況於品庶禮所不及古人時同即會時乖則別

動靜應禮臨事合宜王孫裸葬墨夷露骸皆達於性理

貴於速變梁伯鸞父沒卷席而葬身亡不反其尸彼數

子豈薄至親之恩亡忠孝之道邪況我鄙闇不德不敏

薄意內昭志有所慕上同古人下不為咎果必行之勿

生疑異恐爾等目厭所見耳諱所議必欲改殯以乖吾

志故遠采古聖近揆行事以悟爾心但欲制坎令容棺

修墨子曰古者聖人制為葬埋之法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棄葬功之山滿坎無穿之舜葬紀市禹葬會稽皆下不及泉上無遺臭三王者豈財用不足哉

言無異名合
停棺歸卽葬平地無墳勿卜時日葬無設奠勿留墓側
無起封樹於戲小子其勉之哉吾茂復有言矣朱祇蕭
建送喪到家謝承書曰谷在京師病困故吏蕭建經營之谷豫自買小素棺
有故巾單衣先置土於子肩不忍父體與土并合欲更改殯祇
建譬以顧命於是奉行時稱咨明達

梁商傳永和六年商病篤敕子冀等曰吾以不德享受
多福生無以補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衾飯含玉匣
珠貝之屬何益朽骨百僚勞擾紛華道路祇增塵垢雖
云禮制亦有權時方今邊境不甯盜賊未息豈宜重為
國損氣絕之後載至冢舍卽時殯斂斂以時服皆以故
衣無更裁制殯已開冢冢開卽葬祭祀如存無用三牲
孝子善述父志不宜違我言也

三國志諸葛亮傳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冢

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
裴潛傳潛薨遺令墓中惟置一座瓦器數枚其餘一無
所設也

王觀傳遺令藏足容棺不設明器不封不樹
晉書安平王孚傳孚臨終遺令葬棺單椁斂以時服
王祥遺令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啟手
何恨不有遺言使爾無述吾生值季末登庸歷試無毗
佐之勳沒無以報氣絕但洗手足不須沐浴勿纏尸皆
澣故衣隨時所服所賜山立玉佩衛氏玉玦綬笥皆勿
以斂西芒上土自堅貞勿用甓石勿起墳壟穿深二丈
椁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書籍鏡奩之具棺前但
可施牀榻而已糒脯各一盤立酒一杯為朝夕奠家人
大小不須送喪大小祥乃設特牲無違余命高柴泣血

三年夫子謂之愚閔子除喪出見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謂之孝故哭泣之哀日月降殺飲食之宜自有制度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顏子所以爲命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諸子皆奉而行之

石苞終制延陵薄葬孔子以爲達禮華元厚葬春秋以爲不臣古之明義也自今死亡者皆斂以時服不得兼重又不得飯含爲愚俗所爲又不得設牀帳明器也定窆之後復土滿坎一不得起墳種樹昔王孫裸葬矯時其子奉命君子不譏況於合禮典者邪諸子遵之杜預遺令古不合葬明乎始終之禮同於無有也中古聖人改而合之蓋以別合無在更緣生以示教也自此

以來大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已意所欲也吾往爲臺郎嘗以公事使過密縣之邢山山上有冢問耕夫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冢也遂率從者祭而觀焉其造冢居山之頂四望周達連山體南北之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爲冢藏貴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尙其有情小人無利可動歷千歲無毀儉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郭氏喪亡緣陪陵舊義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爲將來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冢其高顯雖未足比邢山東奉二陵西瞻宮闕南觀伊洛北望夷叔曠然遠覽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樹開道爲一定之制至是皆用洛水

圓石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
棺器小斂之事皆當稱此子孫一以遵之

王隱晉書庾峻遺敕子珉曰朝卒暮殯幅巾布衣葬不
擇日珉奉遺命斂以時服

晉常璩華陽國志梓潼景鸞遺令葬不設衣衾務在節
儉甚有法度卒終布衣

晉書夏侯湛傳湛族爲盛門性頗豪侈侯服玉食窮滋
極珍及將沒遺命小棺薄斂不脩封樹論者謂湛生不
砥礪名節死則儉約令終是深達存亡之理

南史王微遺令薄葬不設輜旒鼓挽之屬施五尺牀爲
靈二宿便毀以常所彈琴置牀上何長史偃來以琴與

之無子家人遵之
梁書顧憲之臨終敕其子曰夫出生入死理均晝夜生

既不知所從死亦安識所往延陵云精氣上歸於天骨
肉下歸於地魂氣則無所不之良有以也雖復茫昧難
徵要若非妄百年之期迅若馳隙吾今預爲終制瞑目
之後念並遵行勿違吾志也莊周澹臺達生者也王孫
士安矯俗者也吾進不及達退無所矯常謂中都之制
允理愜情衣周於身示不違禮棺周於衣足以蔽臭入
棺之物一無所須載以輜車覆以麤布爲使人勿惡也
喪易甯感自是親親之情禮奢甯儉差可得由吾意
南史梁孫謙臨終遺命諸子曰吾少無人間意故自不
求聞達而仕歷三載官成兩朝如我資名或蒙贈諡自
公體耳氣絕卽以幅巾就葬每存儉率比見輜車過精
非吾志也士安束以蘧篋王孫偁入后地雖是匹夫之
節取於人情未允今使棺足容身壙足容柩旒書爵里

無日不然旒表命數差可停息直僦輜牀裝之以蔭以常所乘者爲魂車他無所用第二子貞巧乃織細蔭裝輜以篋爲鈴佩雖素而華帝爲舉哀甚悼惜之

沈麟士以楊王孫皇甫謐深達生死而終禮矯俗乃自爲終制遺令氣絕剔被取三幅布以覆尸及斂仍移布於尸下以爲斂服反被左右兩際以周上不復製覆被不須沐浴哈珠以米裙衫先著袴凡二服上加單衣幅巾履枕棺中唯此依士安用孝經既殯不復立靈座四節及祥權鋪席於地以設玄酒之奠人家相承漆棺今不復爾亦不須旒成服後卽葬作冢令小後耐更作小冢於濱合葬非古也冢不須聚土成墳使上與地平王祥終制亦爾葬不須輜車靈舫魁頭也不得朝夕下食祭奠之法至於葬唯清水一杯子彝奉而行之州鄉皆

稱歎焉

陳書姚察遺命薄葬務從率儉其略曰吾家世素士自有常法吾意斂以法服並宜用布上周於身又恐汝等不忍行此必不爾須松板薄棺纔可周身土周於棺而已葬日止羸車卽送厝舊坐北瞑目之後不須立靈置一小牀每日設清水六齋日設齋食果菜任家有無不須別經營也

謝貞病亟遺疏告族子凱曰氣絕之後若依僧家尸陀林法是吾所願正恐過爲獨異可用薄板周身載以露車覆以葦茨坎山而埋之又靖年幼少未閑人事但可三月施小牀設香水盡卿兄弟相厚之情卽除之無益之事勿爲也

南史琅邪王敬胤以天監八年卒遺命不得設復魄旌

旒一蘆蔕藉下一枚覆上吾氣絕便沐浴籃輿載尸還
葬忠侯大夫隧中若不行此則戮吾尸於九泉敬瘞外
甥許慧詔因阮研以聞詔曰敬瘞令其息崇素氣絕便
沐浴藉以二蘆蔕蓋地周身歸葬忠侯此達生之格言
賢夫玉匣石椁遠矣然子於父命亦有所從有所不從
今崇素若信遺意土周淺薄屬辟不施一朝見侵狐鼠
戮尸已甚父可以訓子子亦不可行之外內易棺此自
奉親之情藉土而葬亦通人之意宜兩舍兩取以達父
子之志棺周於身土周於椁去其牲奠斂以時服一可
以申情二可以稱家禮教無違生死無辱此故當爲安
也

到溉傳溉臨終託子孫薄葬之禮曰氣絕便斂斂以法
服斂竟便葬不須擇日凶事必存約儉孫姪不得違言
劉杳傳杳臨終遺命斂以法服載以露車還葬舊墓隨
得一地容棺而已不得設靈筵及祭醮其子遵行之
劉敞傳天監十七年敞著革命論以爲形者無知之質
神者有知之性有知不獨存依無知以自立故形之於
神逆旅之館耳及其死也神去此館速朽得理是以子
羽沈川漢伯方壙文楚黃壤土安麻索此四子者得理
也若從四子而遊則平生之志得矣然積習坐常難卒
改革一朝肆志儻不見從今欲翦截煩厚務存儉易進
不裸尸退畢常俗不傷存者之念有合至人之道且張
負止用幅巾王肅唯盥手足范丹斂畢便葬爰珍無設
几筵文度故舟爲棺子廉牛車載柩叔起誠絕墳壟康
成使無卜吉此數公者尙或如之況爲吾人而尙華泰
今欲髣髴景行以爲軌則氣絕不須復魂盥漱而斂以

一千錢市成棺單故裙衫衣巾枕履此外送往之具棺中常物一不得有所施世多信李彭之言可謂惑矣余以孔釋爲師差無此惑斂訖載以露車歸於舊山隨得一地地足爲坎坎足容棺不須瓢箪不勞封樹勿設祭奠勿置几筵其烝嘗繼嗣言象所絕事止余身無傷世教

顏之推家訓終制篇死者人之常分不可免也吾年十九值梁家喪亂其閒與白刃爲伍者亦常數輩幸承餘福得至於今古人云五十不爲夭吾已六十餘故心坦然不以殘年爲念先有風氣之疾常疑奄然聊書素懷以爲汝誠先君先夫人皆未還建鄴舊山旅葬江陵東郭承聖未啟求揚都欲營遷厝蒙詔賜銀百兩已於揚州小郊卜地燒瓢便值本朝淪沒流離如此數十年閒

絕於還望今雖混一家道罄窮無由辦此奉營資費且揚都汙萊無復子遺還彼下溼未爲得計自咎自責貫心刻髓計吾兄弟不當仕進但以門衰骨肉單弱五服之內旁無一人播越他鄉無復資廕使汝等沈淪厮役以爲先世之恥故覩冒人閒不敢墜失兼以北方政教嚴切全無隱退者故也今年老疾侵儻然奄忽豈求備禮乎一日放臂沐浴而已不勞復魄斂以常衣先夫人棄背之時屬世荒饑家塗空迫兄弟幼弱棺器率薄藏內無瓢吾當松棺二寸衣帽已外一不得自隨牀上唯施七星板至如蠟弩牙玉豚錫人之屬並須停省糧爨明器故不得營碑誌旒旒彌在言外載以鼈甲車襯土而下平地無墳若懼拜掃不知兆域當築一堵低牆於左右前後隨爲私記靈筵勿設枕几朔望祥禫惟下白

粥清水乾棗不得有酒肉餅果之祭親友來餽酌者一
皆拒之汝曹若違吾心有加先妣則陷父不孝在汝安
乎其內典功德隨力所至勿刳竭生資使凍餒也四時
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親不忘孝道也求諸內典
則無益焉殺生爲之翻增罪累若報罔極之德霜露之
悲有時齋供極盡忠信不辱其親所望於汝也孔子之
葬親也云古者墓而不墳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
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然則君子應世行道亦有不
守墳墓之時況爲事際所逼也吾今羈旅身若浮雲竟
未知何鄉是吾葬地唯當氣絕便埋之耳汝曹宜以傳
業揚名爲務不可顧戀朽壤以致湮沒也
北史程駿傳太和九年正月病篤遺命曰吾存尙儉薄
豈可沒爲奢厚哉昔王孫裸葬有感而然士安遵條頗

亦矯厲可斂以時服明器從古

雷紹傳紹武川鎮人也及死日敕其子曰吾本鄉法必
殺犬馬於亡者無益汝宜斷之斂以時服事從約儉還
葬長安

蘇綽傳綽仕周爲大行臺度支尙書大統十二年卒於
位周文痛惜之及將葬乃謂公卿等曰蘇尙書平生謙
退敦讓儉約吾欲全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
如其厚加贈諡又乖宿昔相知之道孤有疑焉尙書令
史麻瑤越次而進曰昔晏子齊之賢大夫一狐裘三十
年及其死也遣車一乘齊侯不奪其志綽旣操履清白
謙挹自居愚謂宜從儉約以彰其美周文稱善及綽歸
葬武功唯載以布車一乘

舊唐書魏徵傳徵薨太宗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八賻

絹布千段米粟千石陪葬昭陵及將祖載徵妻裴氏曰
徵平生儉素今以一品禮葬羽儀甚盛非亡者之志悉
辭不受竟以布車載柩無文彩之飾

唐書蘇瓌傳遺令薄葬布車一乘

舊唐書封倫傳高祖常幸溫湯經秦始皇墓謂倫曰古
者帝王竭生靈之力殫府庫之財營起山陵此復何益
倫曰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自秦漢帝王盛為厚葬故
百官眾庶競相遵倣凡是古冢邱封悉多藏珍寶咸見
開發若死而無知厚葬深為虛費若魂而有識被發豈
不痛哉高祖稱善謂倫曰從今之後宜自上導下悉為
薄葬

盧承慶傳臨終戒其子曰死生至理猶朝有暮吾死斂
以常服晦朔無薦牲葬勿卜日器用陶漆棺而不槨墳

高可識碑誌著官號年月無用虛文

蕭瑀傳瑀臨終遺書曰生而必死理之常分氣絕後可
著單服一通以充小斂棺內施單席而已冀其速朽不
得別加一物無假卜日惟在速辦自古賢哲非無等例
爾宜勉之諸子遵其遺志斂葬儉薄

孫思邈傳永淳元年卒遺令薄葬不藏冥器祭祀無牲
牢

王績傳貞觀十八年卒臨終自剋死日遺命薄葬兼預
自為墓誌

李勣傳勣遇疾謂其弟弼曰見人多埋金玉亦不須爾
惟以布裝露車載我棺柩棺中斂以常服惟加朝服一
副死儻有知望著此奉見先帝明器惟作馬五六匹下
帳用阜布為頂白紗為裙其中著十箇木人示依古禮

芻靈之義此外一物不用違我言者同於戮尸
南唐書李建勳傳建勳病且死戒家人曰時事如此吾
得良死幸矣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於其上免爲他日
開發之標及江南之亡也諸貴人高大之家無不發者
唯建勳家莫知其處

宋史皇祐三年荆國大長公主疾亟戒諸子曰汝父遺
令柩中無藏金玉時衣數襲而已

宋祁筆記吾沒後稱家之有亡以治喪斂用濯浣之
鶴氅紗表帽綫履三日棺三月葬慎無爲陰陽拘忌
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卽止使數十年足以腊吾
骸朽衣巾而已吾之孱然朗朗有識者還於造物放
之太虛可腐敗者合於黃墟下付無窮吾尙何患掘
冢三丈小爲冢室劣取容棺及明器左置明水水二

盞酒二缸右置米麪二奩朝服一稱私服一稱革履
自副左列吾誌右列吾銘卽掩壙惟簡惟儉無以金
銅雜物置冢中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
後爲吏在良二千石下可著數人故無功於國無惠
於人不足以請諡有司不可受賄贈又不宜求巨公
作誌及碑冢上樹五株柏墳高三尺石翁仲獸不得
用蓋自標著者非千載久安計爾不得作道佛二家
齋醮此吾生平所志若等不可違命作之違命作之
是死吾也是以吾爲遂無知也喪之詣塋以繒布纏
棺四翼引勿得作方相俑人陳列衣服器用累吾之
儉吾生平語言無過人者慎無妄編綴作集

徐積節孝先生集禮云葬欲其速朽欲體魄早歸於土
也故棺不貴厚近世用厚木使體魄隔絕數十年不朽

非禮也古人懸棺而葬不為地道又記曰封之崇四尺則古之四尺今之一尺有餘耳近世用地道與墓務高廣使後人妄意其中往往啟盜之心於死者殊無益也二程全書范滂夫之葬先生為之經理掘地深數丈不置一物葬之日招在近父老犒以酒食示之其後發冢者相繼而滂夫獨完

張爾岐續篤終論晉皇甫謐博厚葬之害著論為葬送之制各曰篤終其言曰司馬石椁不如速朽李孫播瓊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為華元不臣王孫親土漢書以為賢於秦始如令魂必有知則生死異制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捐之無益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其言可謂至痛切矣然當時所謂厚葬蓋謂珠玉之飾含齋之物器用寶貨之藏也今人皆無是矣衾絞棺冒之屬向不必備又况所謂玉縷金匣金蠶玉犬者乎乃往往有苦於乏財數十年不克葬者則何也縹黃之懺度不敢以廢也侍從之偶備不敢以闕也夷道之幡幔鏡吹不敢以不盛也賓客之酒食衣物不敢以不豐也其甚者徵歌選舞雜以百戲非是則以為樸結縉紳帛以象樓觀非是則以為陋於是嘯轟伊啞之聲豔麗詭異之飾雜選衢路充斥原野婦孺擁觀歎駭踊抃而後快於心焉而後為能葬其親焉富者破產而逐新貧者舉息而蹶赴一日之費十年節約而不能償也一家之喪百家奔走而交相病也高位縱任而不之禁旁觀恬習而忘其非人之欲葬其親者取其不備忍於累年暴露而不惜焉亦甚可傷也已何不即今之所謂厚葬者而深思之是何者有益於親之身乎無益於親而為

之徒欲悅觀者之目而已古之厚葬誠昧於理其心猶欲為親也今乃於終天永訣之會盛陳娛樂詭麗之具以為觀美徒博婦孺一時之怡笑不近於悔具親矣乎且其所擬象而塗飾者未必其親之生平所宜有也不又陷其親於僭矣乎本欲自致於親而適成其侮且僭何如反而約諸禮之為得乎夫子嘗言喪具矣曰稱家有無勿過禮苟無矣懸棺而封又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斯言也誠千古葬者之大經矣聞考夫子所謂勿過禮者大端有二焉一者藏體魄之禮含襲斂綖棺槨也此於親之身者也有禮以為之制則限於分者不敢踰於財者聖人亦不强焉况於懺度之說古所無也即不能無疑於心何不援先儒之論以自定也芻蕘以象生平也凡分所不得有者何不可已也功布以前車銘旌以識別本以適用也溢而為幢纛之僭何為也易服而弔禮自賓出何煩主人之裂帛食於喪側或非得已何至置酒而高會緇誕生於斥苦方相以敲岡兩殆喪家歌舞之所由始也無所苦而歌無所感而舞違春相巷歌之戒矣家有苦塊之次墓有主賓之位此廬幄之所以設也廬而致飾幄而過華與苴麻菅蔬之儀不侔矣湖本而求或造端於古人沿今所向遂大遠於禮意何如安其分之所適宜量其力之所可至庶天下無不葬之親人子無不致之情乎曰子之所言殆桐棺土櫛窆人子之所為耳不足以言富貴之家備物極榮者之事也曰白蓋雙旗門生挽送非建武之佐命乎布車載柩飾無文采非貞觀之元臣乎無損於尊榮而更為美談蓋奢而示之以儉儉而示之以禮移風易俗誠貴者賢者之責也

羸葬

漢書楊王孫傳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

漢書楊王孫傳

古

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羸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其心又不忍迺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羸葬令死者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羸見先人竊爲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爲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願王孫察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羸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腐之地下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

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以華眾厚葬以鬲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鬲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堯之葬也窾木爲匱葛藟爲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穢故聖王生易尙死易葬也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今費財厚葬畱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爲之也祁侯曰善遂羸葬

三國志注沐並字德信河間人也年六十餘自慮身無

常豫作終制戒其子以儉葬曰告雲儀等夫禮者生民之始教而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者則為君子不務者終為小人然非聖人莫能履其從容也是以富貴者有驕奢之過而貧賤者譏於固陋於是養生送死苟竊非禮由斯觀之陽虎瑀璠甚於暴骨桓魋石椁不如速朽此言儒學撥亂反正鳴鼓矯俗之大義也未是夫窮理盡性陶冶變化之實論也若能原始要終以天地為一區萬物為芻狗該覽玄通求形景之宗同禍福之素一死生之命吾有慕於道矣夫道之為物惟恍惟忽壽為欺魄天為鳧沒身淪有無與神消息含悅陰陽甘夢太極奚以棺椁為牢衣裳為纏尸繫地下長幽極枯豈不哀哉昔莊周闊達無所適莫又楊王孫裸體貴不久客耳至夫末世緣生怨死之徒乃有含珠鱗柙玉牀象衽殺人以殉曠穴之內錮以紵絮藉以蜃炭千載僵燥託類神仙於是大教陵遲競於厚葬謂莊子為放蕩以王孫為戮尸豈復識古有衣薪之鬼而野有狐狸之齒乎哉吾以材質滓濁污於清流昔忝國恩歷試宰守所在無效代匠傷指狼跋首尾無以雪恥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今年過耳順奄忽無常苟得獲沒即以吾身襲於王孫矣上冀以贖市朝之逋罪下以親道化之靈祖顧爾幼昏未知臧否若將逐俗抑廢吾志私稱從令未必為孝而犯魏顆聽治之賢爾為棄父之命誰或矜之使死而有知吾將尸視至嘉平中病甚臨困又敕豫掘塋戒氣絕令二人舉尸即塋絕哭泣之聲止婦女之送禁弔祭之賓無設搏治粟米之奠又戒後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樹妻子皆遵之

汝南先賢傳袁閔臨卒敕其子曰勿設棺殯但著禪衫
 疏布單衣幅巾襯尸於板牀之上以五百整為藏
 皇甫謐篤終論玄晏先生以為存亡天地之定制人理
 之必至也故禮六十而制壽至於九十各有等差防終
 以素豈流俗之多忌者哉吾年雖未制壽然嬰疾彌紀
 仍遭喪難神氣損劣困頓數矣常懼天殞不期慮終無
 素是以略陳至懷夫人之所貪者生也所惡者死也雖
 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得逃遁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無
 不之故氣屬於天寄命終盡窮體反真故尸藏於地是
 以神不存體則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形神不
 隔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
 尺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槨所
 以隔真故桓司馬石槨不如速朽季孫與璠比之暴骸

文公厚葬春秋以為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漢書以為
 賢於秦始皇如令魂必有知則人鬼異制黃泉之親死
 多於生必將備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況終非即
 靈之意也如其無知則豈奪生用損之無益而啟姦心
 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
 人之不得見而大為棺槨備存器物無異於埋金路隅
 而書表於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厚葬以啟
 姦心或剖破棺槨或牽曳形骸或剝臂捥金環或捫腸
 求珠玉焚如之刑不痛於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
 又無有不發之墓也故張釋之曰使其中有欲雖錮南
 山猶有隙使其中無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斯言達矣
 吾之師也夫贈終加厚非厚死也生者自為也遂生意
 於無益棄死者之所屬知者所不行也易稱古之葬者

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是以死得歸真亡不損
生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設棺槨不加纏斂不
脩沐浴不造新服殯舍之物一皆絕之吾本欲露形入
坑以身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久頓革理難今故猶爲
之制奢不石椁儉不露形氣絕之後便即時服幅巾故
衣以蘧條裹尸麻約二頭置尸牀上擇不毛之地穿坑
深十尺長一丈五尺廣六尺既訖舉牀就坑去牀下尸
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齋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蘧條
之外便以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使生其上無種樹
木削除使生迹無處自求不知不見可欲則姦不生心
終始無怵惕千載不慮患形骸與后土同體魂爽與元
氣合靈真篤愛之至也若亡有前後不得移耐耐葬自
周公來非古制也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以爲一定何必

周禮無問師工無信卜筮無拘俗言無張神坐無十五
日朝夕上食禮不墓祭但月朔於家設席以祭百日而
止臨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
墓知也今之封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
傷魂而有靈則冤悲沒世長爲恨鬼王孫之子可以爲
誠死誓難違幸無改焉

王楙野客叢書楊王孫厚自奉養及病且終屬其子以贏葬此正與吾夫子以
速朽之說救桓司馬石椁之意同神侯不曉其意以書責之王孫報曰吾麻葬
將以矯世也厚葬無益於死者俗人競以相高僕觀鹽鐵論乃知漢人厚葬之
做果未免如王孫所云者曰今富者繡牆題湊中者梓棺槨槨者畫疏衣袍
繡囊提囊又曰今生不能致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感之心而厚葬重幣
者則稱以爲孝顯名立於世光榮著於俗黎民相效至於廢屋賣業又曰無而
爲有貧而疆誇送死殫家遺嫁滿車富者室減貧者稱貸貢禹亦曰眾庶葬埋
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可見當時厚葬之做也夫孝無哀感之心而
以厚葬爲禮梓者東園祕器中人或得用之送死至於殫家遺女至於滿車風
俗之靡從可知矣不特凶禮如是吉禮亦然漢近古尙爾况參參於千百載下
手後漢王符亦極言嫁娶喪葬
費用過制甚與鹽鐵論意同

唐書傳奕傳奕病未嘗問醫忽酣臥蹶然悟曰吾死矣

平即自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嗚呼遺言戒子六經名教言若可習也妖胡之法慎勿為吾死當羸葬

厚葬

左傳成公二年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

注燒蛤為炭以瘞瘡多埋車馬用人從葬○疏周禮掌蜃掌斂互物蜃蜃御溼是用蜃以瘞瘡也檀弓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鄭玄云芻靈束茅為人馬謂之靈者神之類也不解塗車當是用泥為車也傳言益車馬者謂用此塗車芻馬益多於常故云多埋車馬也言始

重器備注重猶多也○疏樽有四

阿棺有翰檜注四阿四注樽也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疏周禮匠人云設禮下篇陳明器云抗木橫三縮二謂於樽之上設此木從二橫三以負土則土之樽上平也今此樽上四注而下則其上方而尖也禮天子樽題湊諸侯不題湊不題湊則無四阿釋註云檀檜也檜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詩云會弁如星鄭玄云會謂弁之縫中言其際會之處也會弁之上知此檜亦在上棺有此物明是其飾故以為

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注謂文十八年殺母

弟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注若言何用為臣

定公五年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

虎將以璠與斂注與璠美玉君所佩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注昭公之出季

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

家語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璠與斂注案昭公初出干乾侯平子會行君事嘗佩璠璠欲用以斂贈

以珠玉案禮當葬主人贈玄纁各一不以珠玉孔子初為中都幸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死而以寶玉是猶暴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乃止

論語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子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江表傳孫皓左夫人張氏死皓葬于苑中大作冢使工匠刻柏作木人內冢中以爲兵衛以金銀珍玩之物送葬不可稱計已葬之後皓治喪於內半年不出國人見葬大奢麗皆謂皓已死所葬者是也

葛洪抱朴子吳景帝時戍將於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城所壞甚多復發一大冢內有重閣戶扇皆樞轉可開閉四周爲微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鑄銅爲人數十枚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劔列侍靈座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軍或言侍郎常侍似王公之冢破其棺棺中有人髮已班白衣冠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璧三十枚藉尸兵人輩共舉出死人以倚冢壁有一玉長一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透出墮地兩耳及鼻孔中皆有黃金

如棗許大此則骸骨有假物而不朽之效也

舊唐書李光進葬母於京城之南原將相致祭者凡四十四幄窮極奢靡城內士庶觀者如堵

李義府傳龍朔二年義府請改葬其祖父營墓於永康陵側三原令李孝節私課丁夫車牛爲其載土築墳晝夜不息於是高陵櫟陽富平雲陽華原同官涇陽等七縣以孝節之故懼不得已悉課丁車赴役高陵令張敬業恭勤怯懦不堪其勞死於作所王公以下爭致贈遺其羽儀導從輜輜器服並窮極奢侈又會葬車馬祖奠供帳自灞橋屬於三原七十里間相繼不絕武德已來王公葬送之盛未始有也

元典章至大元年十二月龍興路奉江西行省劄付備袁州路備錄事司申照略案贖涂全周呈嘗觀聖經有

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又觀漢史則曰仲尼孝子延陵慈父其葬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邱隴彌高發掘必速夫聖賢豈不欲厚葬其親厚之者適所以薄之也竊見江南流俗以侈靡為孝凡有喪葬大其棺槨厚其衣衾廣其宅兆備存珍寶偶人馬車之器物亦有將寶鈔藉尸斂葬習以成風非惟甚失古制於法似有未應每見厚葬之家不發掘於不肖之子孫則開鑿於強竊盜賊令死者暴骸露尸良可痛哉如蒙備申上司禁治今後喪葬之家除衣衾棺槨依禮舉葬外不許輒用金銀寶玉器玩裝斂違者以不孝坐罪似望無起盜心少全孝道惜生者有用之資免死者無益之禍若準所言誠

為敦厚風化呈乞照詳付此申乞照詳府司看詳涂全周所言理宜禁約事干通例乞照詳

陸劇鄴中記永嘉末盜發齊桓公墓得水銀池金蠶數十箔珠襦玉匣縹緜不可勝數

晉愍帝建興中曹窳發齊景公及管仲冢尸並不朽縹帛可服珍寶巨萬

尊學案古之厚葬者不可悉數厚葬而遭發掘亦不可悉數以其非喪禮所關故不盡載舉此數端而厚葬之謬亦可概見矣

生墳

檀弓公叔文子升於瑕邱遽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邱也死則吾欲葬焉遽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漢書注壽藏謂冢墳也稱壽者取其遠久之意

荀子子貢倦於學告於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望其壙畢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

漢書張禹年老自治冢塋起祠堂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以賜禹
後漢書趙岐傳岐老病留荊州就拜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為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士位皆為讚頌敕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為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坎

西京雜記安定真善算術成帝時真常自算其年七十三至期果死又曰北邙青壟上孤櫬之西四丈所鑿之七尺吾葬地也真死依言往掘得古時空禭卽

以葬焉

三國志曹植傳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志遂塋為墓遺令薄葬

北史傅永字修期嘗登北芒山於平坦處奮矛躍馬迴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遠慕杜預近好李冲王肅欲葬附墓遂買左右地數頃遺敕子叔偉此吾之永宅也

唐書姚勗傳勗終夔王傳自作壽藏於萬安山南原崇塋之旁署兆曰寂居穴墳曰復真堂中劔土為牀日化臺而刻石告後世

昂文獻公崇之玄孫

舊唐書李源東都留守忠烈公澄之少子年八歲為賊所俘轉徙流離洛陽故吏有義源者贖之於民家代宗授河南府參軍司農寺主簿以父死禍難無心祿仕誓不昏娶不食酒肉乃依惠林寺僧寓居一室垂五十年

先穴地為墓預為終制時時偃仰於穴中長慶三年御
史中丞李德裕表薦之穆宗令中使齋手詔緋袍牙笏
絹二百匹皆辭不受

唐書李適敕其子曰霸陵原西視京師吾樂之可營墓
樹十松焉及未病時衣冠往寢石榻上置所讀九經要
句及素琴時士貴其達

五代史唐司空圖豫為冢棺遇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
酌酒客或難之圖曰君何不廣邪生死一致吾甯暫游
此中哉

陶穀蕉窗雜記石補闕王正己四十四致仕豫製棺
題曰永息庵置諸寢室人勸移之僻地曰吾欲日見
之常達死相滅除貪愛耳壽七十八無疾而逝

王闢澠水燕談本朝王樵淄川人自號贅世翁豫卜

為第名繭室中置石榻刻石其上曰生前投軀以虞
不備沒後寄魄以備不虞

禮記通考卷八十四

讀禮通考卷八十五

禮記通考卷八十五 大清會典 統志副總裁 徐乾學

葬考四

歸葬

檀弓太公封於營邱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注太公受封留為太師死葬於

周子孫不忍離也五世之後乃葬於齊齊曰營邱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

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邱首仁也注正邱首正首邱也仁恩也疏狐死所以正首而嚮邱者邱

是孤窟穴根本之處雖狼狽而死意猶嚮此邱是有仁恩之心也今五世反葬亦仁恩之心也

顧炎武曰知錄太公汲人也聞文王作然後歸周史之所言已就封於齊矣其後入為太師薨而葬於周事未可知使其有之亦古人因葬而葬不擇地之常

爾記以首邱喻之亦已謬矣乃云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夫齊之去周二千餘里而使其已化之骨跋履山川觸冒寒暑自東徂西以葬於封守之外於死者

為不仁古之葬者祖於庭崩於墓反哭於其寢故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使齊之孤重跣送葬曠月淹時不獲遵五月之制速反而虞於生者為不孝且也

入周之境而不見天子則不度離其喪次而以衰經見則不祥若其孤不行而使卿攝之則不恭勞民傷財則不惠此數者無一而可禹葬會稽其後王不從而殺之南陵有夏后臯之墓豈古人不達禮樂之義哉體魄則降神氣在上故

古之事其先人於廟而不於墓聖人所以知幽明之故也然則太公無五世反

漢書韋玄成傳建昭三年薨父賢以昭帝時徙平陵玄成別徙杜陵病且死因使者自白曰不勝父子恩願乞骸骨歸葬父墓上許焉

後漢書溫序為護羌校尉為隗囂將所拘伏劍而死主簿從事持尸歸斂光武聞而憐之命送葬到洛陽賜城旁為冢長子壽夢序告曰久客思鄉里壽即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反歸舊塋

廉范傳范父遭亂客死於蜀范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太守張穆范祖父丹之故吏乃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喪歸葭萌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沈溺眾傷其義鉤求得之療救僅免於死穆聞復馳遣使持前資物追范范又固辭歸葬

晉陽秋譙周泰始六年卒詔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萬周息熙上言周臨終屬熙曰若國恩賜朝服衣物者勿以加身當還舊墓道險行難豫作輕棺殯斂已畢上還所賜詔還衣服給棺直

北史張讜傳讜清河東武城人歸魏授東徐州刺史卒子敬伯求致父喪出葬冀州清河舊墓久不被許停柩在家積五十年第四子敬叔先在徐州初聞父喪不欲奔赴而規南叛為徐州所勒送至乃自理後父喪得葬舊墓

崔承宗齊州人父於宋世仕漢中母喪因殯彼後青徐歸魏遂為隔絕承宗萬里投險偷路負喪還京師黃門侍郎孫惠蔚聞之曰吾於斯人見廉范之情矣於是弔贈盡禮如舊相識

裴文舉河東聞喜人保定三年遷絳州刺史初文舉叔父季和爲曲沃令終於聞喜而叔母韋氏卒於正平縣屬東西分隔韋氏墳隴遂在齊境及文舉在本州每加賞募齊人感其孝義潛與要結以韋柩西歸竟得合葬趙琰天水人父温卒於仇池令時禁制甚嚴不聽越關葬於舊兆琰積四十餘年不得葬二親及蒸嘗拜獻未嘗不嬰慕卒事每於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餘耳順而孝思彌篤慨歲月推移遷窆無冀乃絕鹽粟斷諸餽味食麥而已年八十卒遷都洛陽子應等乃還鄉葬焉舊唐書杜甫傳孫嗣業自耒陽遷甫之柩歸葬於偃師縣西北首陽山之前李適之以祖承乾得罪見廢父象又遭則天所黜葬禮有闕上疏請歸葬昭陵之闕內於是下詔追贈承乾爲

恆山愍王象爲越州都督郇國公伯父厥及亡兄數人並有哀贈數喪同至京師葬禮甚盛仍刊石於墳所柳奭父則隋左衛騎曹因使卒於高麗奭入蕃迎喪柩哀號逾禮永徽中高宗殺之奭旣死非其罪神龍初則天遣制與褚遂良韓瑗等並還官爵子孫親屬當時緣坐者咸從曠蕩開元初奭從孫渙爲中書舍人表曰臣堂伯祖奭去明慶三年與褚遂良等五家同被譴戮雖蒙遺制盪雪而子孫亡沒並盡唯有曾孫無忝見貫龔州蒙雪多年猶同遠竄陛下鴻恩及於泉壤大造加於亡絕先天已後頻降絲綸曾任宰相之家並許收其淪滯沉臣伯祖往叨執政無犯受誅藁窆尙隔故鄉後嗣遂編蠻服臣不申號訴義所難安伏乞許臣伯祖還葬鄉里其曾孫無忝放歸本貫疏奏敕令奭歸葬

劉審禮之沒吐蕃詔許其子易從入蕃省之及審禮卒
易從號哭晝夜不止毀瘠過禮吐蕃哀其志行還其父
尸柩易從徒跣萬里扶護歸彭城為朝野之所嗟賞
唐書趙弘智傳從曾孫矜歷襄城丞客死柳州官為斂
葬後十七年子來章始壯自襄陽往求其喪不得野哭
再閱旬卜人秦訓為筮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
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宜遇西人深目而鬚
乃其得實明日有老人過其所問之得矜墓直社北遂
歸葬弘安墓次時人哀來章孝皆為出涕云
舊唐書女道士李玄真越王貞之玄孫曾祖珍子越王
第六男也先天中得罪配流嶺南玄真祖父皆亡沒於
嶺外雖曾經恩赦而未昭雪玄真進狀曰去開成三年
十二月內得嶺南節度使盧鈞出俸錢接措哀妾三代

旅櫬暴露各在一方特與發遣歸就大塋合祔今護四
喪已到長樂旅店權下未委故越王墳所在伏乞天恩
允妾所奏許歸大塋詔曰越王事蹟國史著明尋以洗
雪其珍子他事配流數代漂零不還京國玄真弱女啓
護四喪縣歷萬里況是近族必可加恩行路猶或嗟稱
朝廷固須恤助委宗正寺京兆府與訪越王墳墓報知
如不是陪陵在祔塋次卜葬其葬事仍令京兆府接措
必使備禮葬畢

孝女王和子者徐州人其父及兄為防秋卒涇州元
和中吐蕃寇邊父兄戰死無子母先亡和子時年十七
聞父兄沒於邊土被髮徒跣衰裳獨往涇州行丐取父
之喪歸徐營葬手植松柏剪髮壞形廬於墓所節度使
王智興以狀聞詔旌表之○又大中五年兗州瑕丘縣

人鄭神佐女年二十四先適馳雄牙官李玄慶神佐亦
為官健戍慶州時党項叛神佐戰死其母先亡無子女
以父戰沒邊城無由得還乃剪髮壞形自往慶州護父
喪還至瑕邱縣進賢鄉馬青邨與母合葬便廬於墳所
手植松柏誓不適人節度使蕭淑以狀奏之曰伏以閭
里之中罕知禮教女子之性尤昧義方鄭氏女痛結窮
泉哀深陟岵投身沙磧歸父遺骸遠自邊陲得還閭里
克彰孝理之仁足厲貞方之節詔旌表門閭

客葬

檀弓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
間注季子名札季子讓國居延陵因號焉贏博齊地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
也往而觀其葬焉注往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
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注示節也輪從也隱據也封可手據謂高四尺所既封

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

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

於禮也其合矣乎疏鄭注觀禮凡以禮事者左袒若請罪待刑則右袒季子

慰故從吉禮也言人之骨肉由食土物而生今還入土故云歸復若

神魂之氣則遊於地上無不之適也再言之者恐傷離訣之意也

王安石曰先王之制為長子三年服之如此其重則其哀感不可不稱是也三

號而遂行哀不足矣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又曰喪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

謂其葬於禮為合爾稱其合

於禮所以譏其哀不足也

方慤曰坎深不至於泉則不至於太深斂以時服則不至於太厚廣輪揜坎則

不至於太大其高可隱則不至於太高左為陽故袒之以變吉右為陰故還焉

以示凶骨肉為陰則降而聚故言歸復於土魂氣為陽則升而散故言無不之

夫骨肉之歸復於土魂氣之無不之是人情之所哀者然季子號之止於三則

臨喪之哀

為不足矣

吳澄曰命謂造化流行生死萬物者人之骨肉資坤而成既生之後漸漸長大

及其死也歸而藏焉復反於土漸漸朽腐與土為一此造化流行之命使然故

云命也若其魂氣資乾而始死則游散混於天氣之中無所不之也季子其時

奉君命出使而有私喪不敢將其尸柩以歸只得葬於齊地故言死而骨肉歸

土乃天命之常人情縱有繫戀不容不葬之土中父子一體死者葬齊生者還

吳兩相離訣永不親近深可懸傷然其魂氣則無所不之父子一體能相感通

計其號哭之聲數也足行口哭二事兼并圍繞之行既止而後號哭之聲亦止
非謂但哭三聲也王氏以此為哀不足蓋誤分一句作二句讀遂誤解且號者
三與莊子書之三號同也況季子於子之喪自初死至葬時甚促或經旬日或
經半月或經兩旬遲速莫考初死之時哭必盡哀又有再哭三哭朝哭夕哭其
哭不止一次矣非但有此既葬還封之
一哭也惡得以此而議其哀之不足哉

後漢書梁鴻傳父讓寓於北地而卒鴻時尚幼以遭亂
世卷席而葬鴻後至吳依大家皋伯通居廡下疾且困
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於贏博之間不歸鄉里慎
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為求葬地於吳要離
冢旁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葬畢妻子
歸扶風

馬援傳援卒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藁葬而
已

張霸傳霸蜀郡成都人也為會稽太守後被徵四遷為
侍中卒年七十遺勅諸子曰昔延陵使齊子死贏博因

坎路側遂以葬焉今蜀道阻遠不宜歸塋可止此葬足
藏齒髮而已務遵速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代但當畏敬
於人若不善加已直為受之諸子承命葬於河南梁縣
因遂家焉

謝承後漢書崔瑗為濟北相光祿大夫杜喬為八使徇
行郡國以贓奏瑗徵詣廷尉瑗上書自訟得理出會病
卒臨終顧命子寔曰夫稟天地之氣以生及其終也歸
精於天還骨於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歸鄉里寔奉遺
命遂留葬洛

袁宏後漢紀永元四年司徒袁安薨初安妻早卒葬鄉
里臨終遺令曰備位宰相當陪山陵不得歸骨舊葬若
母先在祖考墳壟若鬼神有知當留供養如其無知不
煩徙也諸子不敢違

後漢書孔僖傳僖為臨晉令卒官遺令即葬二子長彥季彥並十餘歲蒲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魏略郝昭鎮守河西十餘年會病亡遺令誠其子凱曰吾為將知將不可為也吾數發冢取其木以為攻戰具又知厚葬無益於死者也汝必斂以時服且人生有處所死復何在邪今去本墓遠東西南北在汝而已田豫漁陽雍奴人罷官居魏縣病將亡戒其妻子曰葬我必於西門豹邊妻子難之言西門豹古之神人那可葬於其邊豫言豹所履行與我敵等耳使死而有靈必與我善妻子從之

晉書王裒傳鄉人管彥少有才而未知名裒獨以為必當自達拔而友之男女各始生便共許為昏彥後為西夷校尉卒而葬於洛陽裒後更嫁其女彥弟馥問裒裒曰吾薄志卑願山藪昔嫁姊妹皆遠吉凶斷絕每以此自誓今賢兒子葬父於洛陽此則京邑之人也豈吾結好之本意哉馥曰嫂齊人也當還臨淄裒曰安有葬父河南而隨母還齊用意如此何昏之有

語林王太保有二兒一兒欲還舊塋一兒欲客葬太保乃垂淚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唯仁與達吾二子有焉

北史王肅傳肅琅邪臨沂人景明二年薨於壽春宣武詔曰杜預之沒窆於首陽司空李冲覆舟是託顧瞻斯所亦二代之九原也故揚州刺史肅忠義結於二世英惠符於李杜平生本意願終京陵既有宿心宜遂先志其令葬於冲預兩墳之間使之神游相得也

王慧龍傳真君元年拜甯南將軍武牢鎮都副將未至
鎮而卒臨沒謂功曹鄭暉曰吾羈旅南人恩非舊結蒙
聖朝殊特之慈得在疆場效命誓願鞭尸吳市戮墳江
陰不謂嬰此重疾有心莫遂非唯仰媿國靈實亦俯慙
后土脩短命也夫復何言身沒後乞葬河內州縣之東
鄉依古墓而不墳足藏髮齒而已庶其魂而有知猶希
結草之報時制南人入國者皆葬桑乾暉等申遺意詔
許之

舊唐書白居易遺命不歸下邳可葬於香山如滿師塔
之側家人從命而葬焉

安金藏神龍初喪母寓葬於都南闕口之北廬於墓側
躬造石墳石塔晝夜不息原上舊無水忽有湧泉自出
又有李樹盛冬開花犬鹿相狎本道使盧懷慎上聞敕

旌表其門

羅士信初為裴仁基所禮嘗感其知己之恩及東都平
遂以家財收斂葬於北邙又云我死後當葬此墓側及
卒果就仁基左而託葬焉

招魂葬

陳留風俗傳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鄉天下平定
乃使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於是丹蛇在水自灑濯之
入於紫宮其浴處有遺髮故諡曰昭靈夫人

水經注黃溝縣故陽武之東黃鄉沛公起兵野戰喪皇
妣於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因作
寢以甯神也

後漢書鄧晨初娶光武姊元後沒於亂兵光武卽位追
封為新野節義長公主及晨卒詔遣中謁者備官屬禮

儀招迎新野主魂與晨合葬

晉書永嘉五年東海王越薨先是裴妃為人所略賣於吳氏太興中得渡江欲招魂葬越元帝詔有司詳議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設冢椁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廟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還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於室寢廟祔祭非一處所以廣求神之道而獨不祭於墓明非神之所處也今亂形神之別錯廟墓之宜違禮制義莫大於此於是下詔不許裴妃不奉詔遂葬越於廣陵太興末墓毀改葬

元經東晉元帝太興元年夏四月禁招魂葬

薛收元經傳招魂葬非古禮也漢魏之術皆妄也葬之為言藏也仁人於其親掩藏歸穴不豐不儉必約於禮

也焉延陵季子曰魂無不之此言葬形非葬魂矣禁之禮也

通典招魂葬議東晉元帝建武元年袁瓌上禁招魂葬表云故尚書僕射曹馥沒於寇亂適孫胤不得葬口招魂殯葬伏惟聖人制禮因情作教故椁周於棺棺周於身然則非身無棺非棺無椁也胤無喪而葬招幽魂氣於德為愆義於禮為不物監軍王崇太傅司馬劉洽皆招魂葬請臺下禁斷博士阮放傳純張亮等議如瓌表太興元年詔書下太常詳處賀循啓辭宜如瓌所上自今以後禁絕犯者依禮法苟組非招魂葬議據亦如前或引屈原招魂荅曰屈原本非折衷或引漢之新野公主魏之郭循皆招魂葬荅曰末代所行豈禮也又引周易載鬼以為證荅曰此可以定有神未足以通招魂也

或引喬山有黃帝之冢是葬神也。答曰：時人思帝葬其衣冠，非葬神也。治中王裳同組，意裳引墓中靈座爲證，以形神本相依而設座不謂靈可藏也。今無形可依，則當唯存於廟。爾組子奕附組，意云：夫葬既下，柩將闔戶還迎神，反虞則墓中之座無神可知。○干寶駁招魂葬議云：時有招魂葬考之經傳，則無聞焉。近太傅公既屬寇亂，尸柩不反，時奕議招魂葬。東海國學官令魯國周生以爲宜，爾盛陳其議，皆多無證實，以爲人死神浮歸天形，沈歸地，故爲宗廟以賓其神。衣衾以表其形，棺周於衣，槨周於棺。今失形於彼，穿冢於此，知亡者不可以假存而無者，獨可以僞有哉！未若於遭禍之地，備迎神之禮，宗廟以安之，哀敬以盡之。周生議云：魂堂几筵設於寢寢，豈唯斂尸亦以迎神也。答者曰：古人有言：夫禮

者，其事可陳也。其義難知也。是以君子重於禮義，夫別嫌明疑，原情得旨者，不亦微乎？故其爲制，有以順鬼神之性，有以達生者之情。然則冢壙之間，有饋席本施骸骨，未爲有魂神也。若乃釘魂於館，閉神於槨，居浮精於沈魄之域，匿遊氣於壅塞之室，豈順鬼神之性而合聖人之意乎？則葬魂之名，亦幾於逆矣。周生又云：昔黃帝體仙登遐，其臣扶微等斂其衣冠，殯而葬焉，則其證也。答曰：孔子論黃帝曰：生而人利，其化百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亡而人用，其教百年。此黃帝亦死言仙，謬也就使必仙，何議於葬？○孔衍禁招魂葬議曰：時有沒在寇賊，失亡尸骸，皆招魂而葬。吾以爲出於鄙陋之心，委巷之禮，非聖人之制，而爲愚淺所安，遂行於時。王者所宜禁也。何則？聖人制殯葬之意，本以藏形而已，不以安魂

言禮記卷之三十一
為事故既葬之日迎神而返不忍一日離也况乃招其魂而葬之反於人情而失其理虛造私事以亂聖典宜可禁也李瑋宜招魂葬論難孔衍引禮祖祭是送神也既葬三日又祭於墓中有靈座几筵飲燕之物非唯藏形也引周武尚祭于畢季子復命于墓成公夢康叔相奪余饗既葬迎神而返博求神之道孝子未忍離其親耳且宗廟是烝嘗之常宇非為先靈常止此廟也猶員丘是郊祀之常處非為天神常居此丘也詩曰祖考來格知是外至也又曰神保聿歸歸其幽冥也卜宅安厝亦安神也伯姬火死而叔弓如宋葬其姬皆其證也宋玉先賢光武明主伏恭范逵並通義理公主亦招魂葬豈皆委巷乎孔衍荅曰祭必立壇不可謂神必墓中也若神必墓中則成周雒邑之廟皆虛設也又帝丘及詩

來格聿歸皆所以明魂無不從耳既葬三日祭墓亦猶飯含不忍其虛耳其姬之焚以明窮而彌正不必灰燼也既復灰燼骨肉雖灰灰則其實何緣舍埋灰之實而反當葬魂乎此皆末代失禮之舉非合聖人之舊也○北海公沙歆宜招魂論云神靈止則依形出則依主墓中之座廟中之主皆所綴意髣髴耳若俱歸形於地歸神於天則上古之法是而招魂之事非也若吉凶皆質宮不重仞墓不封樹則中古之制得而招魂之事失也若五服有章龍旂重旒事存送終班秩百品卽生以推亡依情以處禮則近代之數密招魂之理通矣招魂者何必葬乎蓋孝子竭心盡哀耳○陳舒武陵王招魂葬議云先太保生沒戰場求依太傅招魂故事葬案禮無招魂葬之文時人往往有招魂葬者皆由孝子哀情迷

惑宜以禮裁不應聽遂○張憑新蔡王招魂葬議云新蔡王所繼先王昔永嘉之難覆沒寇亂靈柩未返今求招魂靈安厝謹案禮典無招靈之文若藏虛棺以奉終則非原形之實埋靈爽於九泉則失事神之道懼非古人之情禮所未安也○博士江淵議凡葬之言藏所以閉藏尸柩非為魂也今招魂而葬無尸而殯或無殯而窆各任近情以長虛事非禮所許宜如司徒所上以明永制蜀譙周論或曰有人死而亡其尸者招魂葬何如曰夫葬所以藏尸柩也若魂氣則無不之焉得與藏諸○宋庾蔚之論葬以藏形廟以饗神季子所云魂氣無不之甯可得招而葬乎

雷次宗豫章記許子將墓在郡南四里昔子將以中國大亂遠來度江隨劉繇而卒藏於昌門時漢興平二年也吳天紀中太守吳興沈季伯白日於聽事上

坐忽見一人著黃單衣稱汝南羊與許子將求改葬因忽不見即求其喪不知處所遂招魂葬之命文學施遐為招魂文

舊唐書宗室傳武德二年夏縣之戰王師敗績永安王孝基與內史侍郎唐儉等皆沒於賊後謀歸國為劉武周所害高祖為之發哀廢朝三日賜其家帛千匹賊平購其尸不得招魂而葬之

楊紹宗妻王氏華州華陰人也初年二歲所生母亡為繼母鞠養至年十五父征遼而沒繼母尋亦卒王乃收所生及繼母尸柩并立父形像招魂遷葬訖廬於墓側永徽中詔曰故楊紹宗妻王氏因心為孝率性成道年迫桑榆筋力衰謝以往在隋朝父沒遼左招魂遷葬負土成墳竭此老年親加板築痛結晨昏哀感行路永言

志行嘉尚良深宜標其門閭用旌敏德賜物三十段粟五十石

宋史淳化中有言昭成太子嬖妾張氏於都城西佛寺招魂葬其父母僭差踰制上怒遣昭宣使王繼恩驗問李謙招魂葬荅問嘉靖丁酉冬十二月十日汴馬生北赴南省試渡河走冰壞其舟溺而死求其尸踰月不可得其家詣招魂葬焉乃質於李子曰招魂葬有諸李子曰史傳有之禮家之所不取也吾聞葬也者藏也所以藏其形於地下以安厝也故椁周於棺棺周於身非身無棺非棺無椁也苟無其身而招魂葬焉則於義爲窒於德爲悖於禮爲不物何也亡者不可以假存無者不可以僞有也是故禮經無招魂葬之文漢魏以還或有冒爲之者而袁瓌荀組于寶孔

衍之徒咸著論以非之可謂通幽明之故知鬼神之情者矣且人之死也歸神於天歸形於地故延陵季子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是故聖人制爲殯葬之禮本以掩厥形骸不以安魂爲事既葬之日迎神而返於家蓋孝子之心不忍一日離也詩曰祖考來格知自外至也又曰神保聿歸歸其幽冥也故墓以瘞骨廟以棲神此古今之通禮也乃若失形於彼穿壙於此誌石明器無柩可依若堂若防虛文是尙反乎人情蓋乎聖典王者所宜禁也嗟乎閉靈爽於沈魄之域是不仁也樹松楸於空椁之家是不知也仁知亡而人之道熄矣豈孝子事其親之心哉由是知招魂之葬乃委巷之陋習非先王之遺制也豈可乎哉曰招魂之篇見諸楚辭何也曰非

是之謂也古者人死則使人以其上服升屋而號曰
臯某復遂以其衣三招之乃下以覆尸蓋猶冀其復
生也而荆楚之俗或以是施之生人故宋玉憫其師
屈原無罪放逐恐其魂散而不復還乃託帝命假巫
語以招之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而盡愛以致禱
耳豈謂招魂而葬之邪曰橋山之冢葬其衣冠何也
曰好事者為之也案大戴禮孔子論黃帝生而人得
其利百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亡而人用其教百年
史稱黃帝在位百年壽百十有一歲豈有騎龍上天
之事乎世傳葬衣冠于橋山者謬也曰然則當如之
何曰闔宅眷屬宜於遭溺之地備迎神之禮括髮徒
跣號呼於塗而迎之以歸祠廟以妥之木主以依之
祝辭以告之牲醴俎豆以饗之哭泣擗踊以哀之三

年而除其服歲時舉祀如常儀則庶乎其可也

王延相曰寇亂而失其體招魂而葬何也曰葬所以藏其體斂衣冠而招魂不亦作虛乎開精靈於沈冥之域不幾於失鬼神之情性乎二者皆犯於禮者也

分尸葬

譙周三巴記巴國有亂巴國將軍曼子請師于楚許以
三城楚王救巴巴國已平楚使請城曼子曰藉楚之靈
克弭禍難誠許楚王城持頭往謝楚王城不可得也乃
自刎以頭于楚楚子歎曰吾得臣如巴曼子何以城為
以上卿禮葬曼子頭巴國葬其身亦以上卿禮
三國志關羽傳吳主權送羽首於曹公以諸侯禮葬其

尸骸

舊唐書顏真卿傳祿山既陷洛陽殺留守李愷御史中
丞盧奕判官蔣清以三首遣段子光來徇河北真卿恐
搖人心乃詐謂諸將曰我識此三人首皆非也遂腰斬

子光密藏三首異日乃取三首冠飾草續支體棺斂祭葬為位慟哭

通鑑唐德宗時朱泚攻奉天渾瑊力戰卻之泚復攻城將軍高重捷與泚將李日月戰於梁山之隅破之乘勝逐北賊伏兵擒之其麾下十餘人奮不顧死追奪之乃斬其首棄其身而去麾下收之入城上親撫而哭之盡哀結蒲為首而葬之贈司空朱泚見其首亦哭之曰忠臣也束蒲為身而葬之

殉葬

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注子車齊大夫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注子亢子車弟孔子弟子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

為之也注度諫之不能於斯言拒之於是弗果用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一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注善尊已不陷交於不義

詩秦風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

詩也秦本紀穆公卒葬于雍從死者百七十八然則死者多矣主傷善人故言哀三良也殺人殉葬當是後主為之此不制康公而刺穆公者是穆公命從已死此臣自殺從之非後主之過也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

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左傳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注任好穆公名以子車氏之三子奄

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

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

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

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注不能復征東方諸侯為霸主

成公二年八月宋文公卒始用殉○十年晉侯疾病如

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

諸廁遂以為殉

定公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注門上有臺臨廷闈以餅

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闈曰夷射姑旋焉注旋小便命執之注見其不

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注廢也先葬以車

五乘殉五人

注欲藏中之弊故先納車及殉別為便房蓋其遺命○邾邾子好潔以人為殉欲備地下掃除若令與柩同入恐其汚履藏內別為便房處之

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注卞疾也

明英宗實錄天順八年正月己巳帝大漸召皇太子至

榻前諭之曰殉葬非古禮仁者所不忍眾如不要殉葬

憲宗即位遵之

謂定之否泰錄我朝高廟文廟仁廟宣廟皆用人殉葬至英宗臨崩時召憲廟謂之曰用人殉葬我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後世子孫勿復為至今遂為定制嗚呼英廟好生之德至矣乎

讀禮通考卷八十五

讀禮通考卷第八十六

經禮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 大清會典一統志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葬考五

衣冠葬

虞集程夫人墓誌銘史台孫喪其曾大母不知其處刻木像神具衣裳葬諸湖之新塋或曰葬以藏體魄也象而藏之殆不可然則立石先大夫之墓具載夫人之事以示子孫傳後世或曰其可也請徵文於子某感其言為敘其次而著之

虞堪書陶孝子傳後常州城陷民陶某父為賊驅去及官軍復城父死不知其所某於寓近營冢壙葬父冠裳旦暮哭臨

西園聞見錄楊敬歸德衛人父昱洪武間陳亡敬方

十歲聞訃卽哭踊每思求父遺骸不果乃取衣冠葬於先塋之次事母文氏極孝謹聞戰陳事輒流涕不已時人以至孝稱之母卒哀毀踰禮方斂在堂鄰不戒火將及柩敬仰天大哭俄反風息火鄉里異之受旌子愍舉人仕至知州

顧璘謝孝子傳孝子名廣父忠出賈梁宋聞神仙遐舉事志竊慕之遂遊名山不歸廣屢年尋覓竟不可得迨母氏以天年終乃具父衣冠招魂以窆焉哀慕之心至老不替

火葬

魏書張始均以郎中爲行臺初元遙之討平大乘賊也多所殺戮積尸數萬始均忿軍士重以首級爲功乃令檢集人首數千一時焚熱至於灰燼用息僥倖見者莫

不傷心及始均之死始末在於煙炭之間有焦爛之痛論者或亦推咎焉

北史隱逸傳馮亮雅愛山水延昌二年冬病篤遺誡兄子綜斂以衣帽左手持板右手執孝經一卷置口盤石上去人數里外積十餘日乃焚於山焚燎之日有素霧蔚鬱回繞其旁自地屬天彌朝不絕

東都事略建隆三年三月丁亥詔曰王者設棺槨之品建封樹之制所以厚人倫而一風化也近代以來率多火葬甚愆典禮自今宜禁之

宋史禮志高宗紹興二十七年監登聞鼓院范同言今民俗有所謂火化者生則奉養之具惟恐不至死則燔爇而棄捐之何獨厚於生而薄於死乎甚者焚而置之水中識者見之動心國朝著令貧無葬地者許以係官

之地安葬河東地狹人眾雖至親之喪悉皆焚棄韓琦
鎮并州以官錢市田數頃給民安葬至今為美談然則
承流宣化使民不畔於禮法正守臣之職也方今火葬
之慘日益熾甚事關風化禮宜禁止仍勅守臣措置荒
閑之地使貧民得以收葬少裨風化之美從之二十八
年戶部侍郎榮薺言比因臣僚陳請禁火葬令州郡置
荒閑之地使貧民得以收葬誠為善政臣聞吳越之俗
葬送費廣必積累而後辦至於貧下之家送終之具唯
務從簡是以從來率以火化為便相習成風勢難遽革
況州縣休息之久生聚日繁所用之地必須寬廣仍附
郭近便處官司以艱得之故有未行標撥者既葬埋未
有處所而行火化之禁恐非人情所安欲乞除豪富士
族中嚴禁止外貧下之民并客旅遠方之人若有死亡

姑從其便候將來州縣標撥到荒閑之地別行取旨詔
依仍令諸州依已降指揮措置標撥

二程全書古人之法必犯大惡則焚其尸今風俗之弊遂以為禮雖孝子慈孫亦不以為異更是公家明立條貫元不為禁如言軍人出成許令燒焚將骨殖歸又言郊壇須三里外方得燒人則是別有焚尸之法此事只是習慣便不以為事今有狂夫醉人妄以其先人棺槨一彈則便以為深歸巨怨及親拽其親而納之火中則略不以為怪可不哀哉

通志葬用火化案杜氏通典云古者送死於中野衣之以薪而瘞其骨然則此亦古俗也未為害義今則以法律之不復火化矣然一墳所占不止十步而有方之人廣圖風水遂致占田為墳而刀耕火種之人無從措手恐非久長之慮也

司馬氏書儀世人有遊宦沒於遠方子孫火焚其柩收
燼歸葬者夫孝子愛親之肌體故斂而葬之殘毀他人
之尸在律猶嚴況子孫乃悖謬如此其始蓋出於羌俗
行之既久習以為常見者恬然曾莫之怪豈不哀哉延
陵季子適齊其子死葬於贏博之間骨肉復歸於土命
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孔子以為合禮必也不能歸葬葬

於所在可也不猶愈於焚之哉

容齋隨筆自釋氏火化之說起於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固有炎暑之際畏其穢泄肉尚未寒而就蒸者矣魯夏父弗忌獻逆祀之議展禽曰必有殃雖壽而沒不爲無殃既其葬也焚煙徹於上謂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吳伐楚其師居麋楚司馬子期將焚之令尹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謂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糜中不可弁焚也衛人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於平莊之上燕騎劫圍齊卽墨掘人家墓燒死人齊人望見涕泣怒自十倍王莽作焚如之刑燒陳良等所以古人以焚尸爲大僂也事文類聚賈同禁焚死傳曰孝子事死如事生又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父母旣殆斂首足形旋

葬慎護戒潔奉死如生斯之謂事死身體髮膚無有毀傷斯之謂歸全古今達禮也夫生而或毀傷之雖不仁猶有爲也死而後毀傷之則其不仁不亦甚矣噫今之多焚其死者何哉禮曰新宮火有焚其先人之敝廬三日哭夫宮廟之與廬舍猶然況又執火而焚其尸者乎惡不容於誅矣謂縱不仁之子棄其尸於中野使烏鳶狐狸食之不猶愈於自殘之者歟閭閻旣以爲俗而漸染於士大夫之家亦多爲之以守職徼遠死耐於先祖之塋域故焚之以苟其便易嗚呼先王制禮士大夫奉以立身推以化民如之何其苟便易而棄之也豈獨棄禮哉抑亦舉其親而棄之也設不幸道遠而貧未能奉而歸買地而葬之廬而守之俟其久也負骨而歸不亦可乎又或者以惡疾

而死俗云有種慮染其後者而焚之斯則既不仁矣
又惑之甚者夫脩短有命疾病豈有例哉根其由蓋
始自桑門之教西域之俗也夫聖王御世制禮作樂
布浹仁義如之何使西域之法敗先王之禮經邪教
天下以不仁邪請禁

路史發揮甚矣焚尸之酷也父兮鞠我母兮育我比
其死也一舉而焚之孝子順孫爲之安乎曩觀祕閣
閒談有鄭民張福詮者貴耀爲雷所撲其妻焚之中
道忽死既而讖曰福詮震死亦備苦矣而又見焚不
已甚乎以是知焚尸爲死者苦也

元典章至元十五年正月行臺準御史臺咨承奉中書
省劄付近準北京等路行中書省咨北京路申同知高
朝列牒伏見北京路百姓父母身死往往置於柴薪之
上以火焚之照得古者聖人治喪具棺槨而厚葬之今
本路凡人有喪以火焚之實滅人倫有乖喪禮本省看
詳今後除從軍邊遠或爲羈旅從便焚燒外據久居土
著之家若準本路所申相應準此送禮部議得四方之
民風俗不一若便一體禁約似有未盡參詳比及通行
定奪以來除從軍應役并遠方客旅諸色目人許從本
俗不須禁約外據土著漢人擬合禁止如遇喪事稱家
有無置備棺槨依理埋葬以厚風俗及據禮部呈隨路
廟院寄頓骸骨合無明立條教以革火焚之弊俾民以
時喪葬若貧民無地葬者聽於官荒地內埋了若無人
收葬者官爲埋瘞本部議得除火焚之弊已行禁治外
其貧民無地葬者則於官荒地內埋了無人收葬者官
爲埋瘞似爲相應都省準呈仰通行合屬依上施行

元王惲論中都喪祭禮事狀竊惟送終人子之大事今見中都風俗薄惡於喪祭之禮有亟當救正者如父母之喪例皆焚燒以為當然習既成風恬不知痛敗俗傷化無重於此契勘係契丹遺風其在漢民斷不可訓理合禁止以厚薄俗外據滁六無問貴賤多破錢物市一切紙作房室侍從車馬等儀物不惟生者虛費於死者實無所益亦乞一概禁止

黃瑜雙槐歲鈔聖祖嘗與學士陶安登南京城樓問焚尸之氣惡之安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於枯骨近世狃於俗或焚之而投骨於水孝子慈孫於心何忍傷恩敗俗莫此為甚上曰此王道之言也自是王師所臨見枯骸必掩埋之而後去洪武三年禁止浙江等處水葬火葬中書省禮部議以民間死喪必須埋葬如無地官司設為義冢以便安葬並不得火化違者坐以重罪王廷相曰貧不能營葬具何如曰衣衾棺槨切於身者也苟貧也餘不必具可也其甚也衣衾用體有棺而無槨亦可也子游問喪具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沒於遠方何如曰力能歸其柩正邱首而葬之禮也不能反其柩旅葬其地亦禮也曰世有火其柩而歸其燼者何如曰斯悖謬之大者也且

夫愛其親之肌體故斂而藏之是戕其親矣何忍乎斯悖謬之人者也延陵季子適齊其長子死即葬於贏博之間曰骨肉復歸于土命也若魂氣無不之也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必也不

能歸葬如季子之葬其子亦可也不猶愈於焚之哉

溘若水家訓焚尸之禍殘子孫天性之愛傷天地泰和之氣能使一方荒旱癘疫我在南京參贊已行之今立一義冢禁一邨人民不許燒焚父母以陷於不

孝之罪皆令葬於義冢以存

天和有貧無棺者本家給與

乾學案火葬之說悖理賊親之甚斷斷不可

不禁革者及觀榮疑及通志之言反若以火

葬為善嗚呼何其立說之顛倒也必若憂葬

埋之無地則官為廣立義冢使四郊之小民

咸得死有所歸是亦仁政之一端也

明律從尊長遺言將屍燒化及棄置水中者杖一百從

卑幼竝減二等若亡沒遠方子孫不能歸葬而燒化者

聽從其便○今律文同

朱董祥曰焚尸之事世俗雖有然皆出於市井僕隸稍有知者必不為也第此輩不能以理諭則當以法懲故為人臣者而不能致君禁此使民為掩骼之計

言前通孝卷之二十一
不可以稱仁人為士子者而不使黨閭里習聞其慘毒而不化之以漸不可
以稱孝子為之者固市井僕隸而所以使之為之而無忌憚者豈盡其罪邪

塔葬

舊唐書杜鴻漸休致後病令僧剃頂髮及卒遺命其子
依胡法塔葬不為封樹冀類緇流物議晒之
肅王詳德宗第五子也建中三年十月薨時年四歲廢
朝三日贈揚州大都督上追念無已不令起墳墓詔如
西域法議層甄造塔禮儀使判官司門郎中李召上言
曰墳墓之義經典有常自古至今無聞異制層甄起塔
始於天竺名曰浮圖行之中華竊恐非禮況肅王天屬
名位尊崇喪葬之儀存乎簡冊舉而不法垂訓非輕伏
請準令造墳庶遵典禮詔從之

姜公輔傳車駕至城固縣唐安公主薨上之長女也悲
悼尤甚詔所司厚其葬禮公輔諫曰非久克復京城公
主必須歸葬今於行路且宜儉薄以濟軍士德宗怒謂
翰林學士陸贄曰唐安天亡不欲於此為塋壟宜令造
一甄塔安置功費甚微不合關宰相論列姜公輔忽進
表章但欲指朕過失擬自取名對曰公輔官是諫議
職居宰衡獻替固其職分陛下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
相所論之事但問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為
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為非費雖小而言者何
罪

義葬

史記主父偃傳主父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
無一人收者唯獨浚孔車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為孔
車長者也

後漢書繆彤傳太守隴西梁湛召彤為決曹史湛病卒

官彤送喪還隴西始葬會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亂他郡彤獨留不去為起墳冢乃潛穿井旁以為窟室晝則隱竄夜則負土及賊平而墳已立其妻子意彤已死還見大驚

何顥傳初顥嘗稱潁川荀彧王佐之器及彧為尚書令遣人西迎叔父爽喪并致顥尸而葬之爽之冢旁

晉書向雄傳雄河內山陽人初仕郡為主簿太守王經之死雄哭之盡哀後太守吳奮以少譴繫雄於獄司隸鍾會於獄中辟雄為都官從事會死無人殯斂雄迎喪而葬之文帝召雄責之曰往者啣哭王經於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躬為叛逆又輒收葬其如王法何雄曰昔者先王拚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之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

殿下儺枯骨而捐之中野為將來仁賢之資不亦惜乎帝悅與談宴而遣之

閻纘傳纘為太傅楊駿舍人轉安復令駿誅纘棄官歸要駿故主簿潘岳掾崔基等共葬之基岳畏罪推纘為主墓成當葬駿從弟模告武陵王澹將表殺造意者眾咸懼填冢而逃纘獨以家財成墓葬駿而去

夏方傳方會稽永興人家遭疫癘父母伯叔羣從死者十三人方年十四夜則號哭晝則負土十有七載葬送得畢因廬於墓側種植松柏烏鳥猛獸馴擾其旁南史蔡興宗傳廣陵州別駕范義與興宗善坐竟陵王誕為逆事誅興宗躬自收殯致喪還葬豫章舊墓孝武聞謂曰卿何敢故爾觸網興宗抗言答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周旋既犯嚴刑當甘於斧鉞耳帝有慙色

周捨傳時王亮得罪歸家故人莫至捨獨敦恩舊及亮卒身營殯葬時人稱之

王敬則傳敬則爲袁文曠所斬朝廷漆其首藏在武庫至梁天監元年其故吏夏侯直表請收葬許之

孫謙傳有彭城劉融行乞疾篤無歸友人輿送謙舍謙開聽事以受之及融死以禮殯葬眾咸服其行義

嚴植之傳仕齊爲廣漢王國右常侍仍侍王讀及王誅國人莫敢視植之獨奔哭手營殯斂徒跣送喪墓所爲起冢葬畢乃還當時義之

孝義傳孫恩之亂永嘉太守司馬逸之被害妻子竝死兵寇之際莫敢收葬郡吏俞僉以家財冒難棺斂逸之

等六喪送之至都葬畢乃歸鄉里

范叔孫錢錢唐人同里范法先父母兄弟七人同時疫死

惟餘法先病又危篤喪口經日不收叔孫悉備棺器親爲殯埋又同里施大范苗范敬宗竝有死喪疾病親鄰畏避莫敢營視叔孫盡爲殯瘞躬恤病者竝皆得全鄉曲貴其義行

吳達吳興烏程人也經荒飢饉係以疾疫父母兄嫂及羣從小功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達時病困鄰里以葦席裹之埋於邨側旣而親屬皆盡唯達夫妻獲全家徒四壁立冬無被袴晝則庸賃夜則伐木燒甌妻亦同達此誠無有懈倦達夜行遇猛獸猛獸輒下道避之期年中成七墓葬十三棺鄰里嘉之葬日悉出赴助送終之事亦儉而周禮達時逆取鄰人夫直葬畢眾悉以放之達一無所受皆傭力報答焉

北史宋遊道傳文襄疑黃門郎温子昇知元瑾之謀繫

諸獄而餓之食弊襦而死棄尸路隅遊道收而葬之文襄謂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論及朝士云卿僻於朋黨將爲一病今卿真是重舊節義人此情不可奪子昇吾本不殺之卿葬之何所憚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

段承根傳承根與父暉爲魏太武所害暴尸長安市數日時有儒生京兆林白奴欽暉德音夜竊其尸置之枯井女爲燉煌張氏婦聞之乃向長安收葬

舊唐書李大亮傳大亮罄其家貲收葬五葉宗族無後者三十餘喪送終之禮一時稱盛

王義方傳貞觀二十三年改授洹水丞時張亮兄子皎配流在崖州來依義方而卒臨終託以妻子及致尸還鄉義方與皎妻自誓於海神使奴負柩令皎妻抱其赤

子乘義方之馬身獨步從而還先之原武葬皎告祭張亮送皎妻子歸其家而往洹水

羅道琮傳貞觀末道琮上書忤旨配流嶺表時有同被流者至荆襄間病死臨終泣謂道琮曰人生有死所恨

委骨異壤道琮曰我若生還終不獨歸棄卿於此瘞之路左而去歲餘遇赦得還至殯所屬霖潦瀰漫尸柩不復可得道琮設祭慟哭告以欲與俱歸之意若有靈者

宰相警示言訖路側水中忽然湧沸道琮又祝云若所沸處是願更令一沸祝訖又沸道琮便取得其尸銘誌可驗遂附之還鄉當時識者稱道琮誠感所致

李綱傳周齊王憲引綱爲參軍宣帝將害憲召僚屬證成其罪綱誓之以死終無撓辭及憲遇害露載尸而出故吏皆散唯綱撫棺號慟躬自埋瘞哭拜而去

來瑱傳瑱之被刑也門客四散掩於坎中校書郎殷亮
後至獨哭於尸側貨所乘驢以備棺衾夜詣縣令長孫
演以情告之演義而從之亮夜葬而祭走歸京師
列女傳楊三安妻李氏雍州涇陽人也事舅姑以孝聞
及舅姑亡沒三安亦死二子孩童家至貧窶李晝則力
田夜則紡緝數年間葬舅姑及夫之叔姪兄弟者七喪
深為遠近所嗟尙太宗聞而異之賜帛二百段遣州縣
所在存恤之

會葬

春秋文公元年二月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丁巳
葬我君僖公○五年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
伯來會葬

襄公三十有一年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

公

定公十有五年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

公羊傳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

穀梁傳葬曰會其志重天子之禮也薨稱公舉上也葬
我君接上下也僖公葬而後舉諡諡所以成德也會葬

之禮於鄙上

注從竟至墓
主爲送葬來

後漢書郭泰傳泰卒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謝
承後漢書郭泰以建甯二年正月卒自弘農函谷關以
西河內湯陰以北二千里負笈荷擔彌路柴車葦裝塞
塗蓋有萬數來赴

范冉傳中平二年冉卒於家遺令薄葬於是三府各遣
令史奔弔會葬者二千餘人

開元禮勅遣百官會王公大臣葬儀注與會喪禮同○

政和禮明集禮亦如之

唐書肅王詳薨發引之日百官於通化門外列位哭送

○內史令竇威卒詔太子及百官竝出臨送

金史榮王爽薨世宗遣官致祭賻銀千兩重綵四十端

絹四百匹陪葬山陵親王百官送葬他日謂大臣曰榮

王之葬朕以不果親送為恨其見友愛如此其阿瑱薨

亦如之

汪克寬經禮補逸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隱公元年改葬惠公衛侯來會葬文公元年葬僖公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文公五年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襄公二年齊姜薨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昭公十五年王穆后崩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定公十五年葬定公滕子來會葬哀公二十三年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

祭墓

隸釋成陽靈臺碑慶都仙沒蓋葬于茲上立黃屋堯所奉祠

乾學案水經注堯母慶都冢在成陽成陽本

今曹州地明臣議禮以唐縣慶都冢當之誤

矣

史記周本紀九年武王上祭于畢畢文王墓地名也東觀兵至于

孟津

乾學案禮不墓祭而堯祠靈臺武王祭畢則

古人固有行之者矣雖與後世寒食之祭不

同然其祭於墓則一也故以為墓祭之始

曾子問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

以祭乎孔子曰祭哉注有子孫存不可請問其祭如之何孔

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注不祭於廟無爵者賤遠辟正主若宗子死告於

墓而后祭於家注言祭於家容無廟也宗子死稱名不言孝注孝宗子之稱不敢與之同其

身沒而已注至子可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

薦其常事

禮記卷之二十一

三

注以用也用此禮祭也本也誣猶妄也若義也注若順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注首

檀弓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

墓左注舍奠於墓左為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疏舍奠於墓左既窆之後

置也墓道鄉南以東為左孝子先反脩虞故有司以几筵及祭饌置於墓左以禮地神也

方慤曰主人不親舍奠而使有司代之者欲速反而脩虞事故也

周禮春官冢人凡祭墓為尸注始窆時祭以告后土冢人為之尸焉

程子曰舊說為祭后土則為尸非也蓋古人祭社之

外更無所在有祭后土之儀

張栻曰墓祭非古也體魄則降和氣在上故立之主

以祀以致其精神之極而謹藏其體魄以竭其深長

之思此古之人明於鬼神之情狀而篤於孝愛之誠

實者也然考之周禮則有冢人之官凡祭於墓為尸

是則成周盛時固亦有祭於其墓者雖非制禮之本

經而出於人情之所不忍而其義理不至於甚害則

先王亦從而許之其必立之尸者乃亦所以致其精

神而示饗之者非體魄之謂其為義抑符矣

禹斯同日冢人為尸自是祭土神而程張一子竟以為祭墓非也釐果為祭墓則為尸者當使子孫為之何乃使冢人乎墓祭本後世之禮不必援此為據也

乾學案檀弓及此條本非祭墓亦列於是篇

者蓋以土神既有祭則推此意而祭墓中之

祖考亦未始不可也故錄之且世俗祭墓之

時多有先祭土神者亦以見俗禮之有所本

也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葬魯城北泗上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

韓詩外傳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

漢書張良傳良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前即

圯上老人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每上冢伏臘祠

黃石 蕭望之傳望之死天子追念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元帝世

後漢書李通傳帝每幸南陽遣使者以太牢祠通父冢 鮑永傳永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

明帝紀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以下朝於原陵如元會儀

漢官儀曰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寢於墓側漢因而不改諸陵寢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三伏社臘及四時上飯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被袂具

臨水陳莊具天子以正月上原陵公卿百官及諸侯王郡國計吏皆當軒下占其郡國穀價四方改易欲先帝魂魄聞之也

乾學案此帝王之事宜列於上陵篇中今亦列於此者世言墓祭始於明帝故不可不載然其舉也以正月則與後世寒食之祭終有少異也

橋玄傳玄卒曹操感其知己後經過玄墓輒悽愴致祭奠自爲其文曰故太尉橋公懿德高軌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幽靈潛翳懇哉緬矣操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質見納君子增榮益觀皆由獎勸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徂沒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酌車過三步腹痛勿怨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爲此辭哉懷舊惟顧念之悽愴奉命東征屯

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享之
李善傳善清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疾元
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貲財千萬諸奴婢謀
殺續分其財產善潛負續逃亡鍾離意薦善行狀詔拜
太子舍人顯宗時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李元
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鋤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
自炊爨執鼎俎以脩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
數日乃去

三國志司馬德操嘗造龐德公值其渡河上冢德操竟
入其室呼德公妻使速作黍

通典開元二十年四月制曰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
相傳寢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廟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許
上墓同拜埽禮不得作樂仍編入五禮永為恆式

開元禮王公以下拜埽先期卜日如常前一日掌事者
設次於埽南百步道東西向北上備芟剪草木之器贊
禮者設主人以下位埽門外之東西面以北為上其日
主人到次服改公服無者常服贊禮者曰再拜主人以
下俱再拜贊禮者引主人以下入奉行墳埽精靈感慕有泣無哭至
於封樹內外環繞哀省三周其荆棘慮與荒草接連者
皆隨即芟剪不令人田得及埽除訖贊禮者引主人以
下復門外位贊禮曰再拜主人以下皆再拜贊禮者引
之次遂還第若解滿或遠行辭墓或外官解滿或京官
辭墓哭而後行其寒食上墓如前拜埽儀惟不占日古者
宗子去他國庶子無廟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即今之上墓義或有憑然神
道尚幽不可逼躋坐或宜設於埽南門山門之外設淨席為位遙祭以時饌如平
生所嗜若二筮數墓每墓各設位席昭穆異列以西為上主人盥手奠爵三獻
而止徹饌訖主人以下泣辭坐食餘饌者可於他僻處不見墓所孝子之情也

乾學案王公以下拜埽儀開元禮有之而政

和禮不載亦可見當時禮官之疏略矣

〔二程全書嘉禮不野合野合則秕稗也故生不野合則死不墓祭蓋燕饗祭祀乃宮室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有踏青藉草飲食故墓亦有祭如禮望墓為壇并冢人為墓祭之尸亦有時為之非經禮也後世在上者未能制禮則隨俗未免墓祭既有墓祭則祠堂之類亦且為之可也○禮經中既不說墓祭即是無墓祭之文也○張橫渠於墓祭合一分食而祭之故告墓之文有曰奔走荆棘殺亂杯盤之列之語此亦未盡也如獻尸則可合而為一鬼神如何可合而為一○或問今拜埽之禮何據曰此禮古無但緣習俗然不害義理古人直是誠實葬只是葬體魄而神則必歸於廟既葬則設木主既除几筵則木主安於廟故

古人惟專精祀於廟今亦用拜埽之禮但簡於四時之祭也

朱子家禮墓祭三月上旬前一日齋戒如家祭之儀具饌墓上祭分如家

祭之品別設魚肉米麵食各一大盤以祭土神厥明灑埽是日晨起或前一二日主人帥執事者詣墓所

儀節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拜訖環視除草棘 添土畢復

位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又除草於墓左祀土神

布席陳饌用新潔席陳於墓前設饌如家祭之儀

參神降神初獻亞獻終獻辭神乃徹

儀節序立如家祭之儀參神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身 降神 盥洗 詣香席前 跪 上香 酌酒

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進饌 初獻禮 詣某

親墓前跪 祭酒 奠酒 俯伏興平身如墓列葬非一則逐位詣某親

前詣讀祝位 跪 俯伏興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奉饌 亞獻禮詣某親墓前 跪 祭酒 奠酒
俯伏興平身 復位 奉饌 終獻禮 詣某親

墓前 跪 祭酒 奠酒 俯伏興平身 復位
奉饌 侑食 主婦點茶 辭神 鞠躬拜興拜興

拜興拜興平身 焚祝文 禮畢
祝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辰孝子某或孫敢昭告于某

親某官府君之墓歲序流易雨露既濡瞻埽封塋不
勝感慕謹以潔牲醴齊祇薦歲事尚饗

遂祭后土布席陳饌布席於墓上饌各用大盤設盤盞匙筋如儀
降神參神三獻辭神乃徹而退

儀節就位 降神 盥洗 詣香席前 跪 上香
酌酒 俯伏興 復位 參神 鞠躬拜興拜興

平身主人執注初獻禮 跪 讀祝祝跪主人之左讀之 俯伏興平身

復位 亞獻酒 三獻酒 辭神 鞠躬拜興拜興
平身 焚祝文 禮畢

祝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辰某官姓名敢昭告于土
地之神某躬脩歲事於某親某官府君之墓惟時保

佑實賴神休敢以酒饌敬申奠獻尚饗

季濟翁資暇錄寒食拜掃案開元禮第七十八云昔者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廟孔子許望墓為壇以時祭祀今之上墓或有憑焉又云主人去塋百步下馬公服無者常服則是吉禮分明矣其上饌與時享何殊今多白衫麻袴者衣冠在野與祭庶雷同大錯太誤也且春秋二仲月公卿拜陵並具公服則四時之例矣又案唐禮凡參辭並是公服故松柏非遠之家每新改授皆見所以示任祿朱紫之榮釋褐結綬亦如之其四時之享布素舊去襴飯即可矣若悉白衫麻袴何以表軒冕和必申哀敬豈在如斯今或往往仍有白宅便麻衣絲屨而去允為不可○又周禮冢人之官凡祭於墓為尸祭墓之禮周公已立之而先儒多持古不墓祭之說舜禹南巡崩不返葬謂骨肉歸於土其魂氣無不之也則祭宜有廟神主在廟而墓以藏體魄也則墓果不可祭乎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父母之謂植猶致敬焉先人體魄之所藏固宜有怵惕於中者張敬夫謂止當詣墓省哭設祭后上於墓左晦菴謂若祭於墓是以偽事其先也夫孝子享親在誠而已誠在墓所而親不我享是其魂氣獨不至藏體魄地也何哉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孔子葬泗上子貢廬於墓三年魯世以歲時祀孔子豈自周秦以來未有非之者矣且後世子孫祭墓非有移於廟祭也其居固有去其先

人之墓而遠者苟為不祭信宿

之除頃食之際其能以自安邪

哀痛致慙亭記舍奠墓左解之者以禮神言之然則祭墓非古歟禮生於情親

之至者彌不可以喻也在昔先正司馬文正公定家祭禮弗忍焉者多矣張宣

公獨卓然罷屏久而深悔乃卒復之心之不甯是則先王有所不廢也禮經殘

闕非止祭墓焉耳矣展哭於墓猶援周禮充類以使夫民之歸厚則今通國所

行誠不日

背於古矣

王行金氏墓祠記蓋聞諸古事死之禮葬祭而已體魄既藏神依於主子孫之

奉一於主焉此墓祭所以非古也然古人之祭也盡禮於與足矣而復祭於初

何也以孝子之心不知神之所在故博求之恐其或在此或在彼也則祖宗體魄

之藏又安知其神不有時而在乎此墓祭雖非古而中古以還禮有所弗祭也

王葬曰漢明帝永平元年朝原陵如元會儀大官上食太常奏樂祭也曰吾聞

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明帝至孝惻

但不易奪也禮有繁而不可省者此之謂也胡氏以為人子孝思不忘則專精

廟享而已矣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夫

人子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豈以廟與墓而易其思慕愴怛之情哉既為親之體

魄而忍致死之亦非仁人孝子之心矣國家重廟享而不廢陵祀下逮臣庶亦

不以墓祭為嫌乃知酌古準今

禮之善物祭豈所論不其然乎

季滌墓祭說或問墓祭禮乎李子曰非禮也曰古有之乎曰三代以前無有也

曰周禮春官冢人凡祭墓為尸周禮亦不足法乎曰周禮所謂祭墓謂有事於

墓而祭后土氏也非謂祭祖先之墓也如祭祖先之墓則子孫當為尸何以曰

豕人邪曰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聖人固嘗言祭墓矣子以為非禮何居

曰非是之謂也曾子問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祭于而天子告之曰

望墓而為壇以時祭蓋庶子賤不敢入廟故不祭於廟而望墓以祭權也重宗

也非謂得祭於廟乃舍之而祭於墓也曰然則祭墓起於何時乎曰漢人為

也曰何以知之曰秦不師古起寢於墓側漢因之不變諸陵寢皆以朔望代

及四時上飯建武間世祖西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顯宗改元永平

春正月帝率公卿以下朝于原陵如元會儀此墓祭之始士民倣效皆舍廟而

祭墓此禮家之所深慨而舉世不知其非也何以言之人之死也神與體離以其離

者有二曰墓曰廟而已矣人之有生也神與體合而其死也神與體離以其離

既滿傾城士女皆之墟墓間羅饌醉漿攀號灑泣而守禮君子亦有先人墳墓者也當知之何曰先王制禮致嚴於廟以盡人鬼之情而藏魄於幽以順反原之變君子於此必有所處矣蓋當鄉俗上冢之時齋戒易服先祭於廟必誠必敬以申嗣續孝思之心翌日率子孫咸集墓所培灌松楸省閱兆域加藥理之士以崇若堂之封拜掃事畢然後祭后土氏於塋之北布席盥視一如家禮厥明灑掃以下之儀則古禮今俗庶幾兩盡而仁智之道舉得之矣何必設祭於墓以取知禮者之譏謂乎曰墓祭固非禮然出於孝子慈孫報本追遠之至情於義亦無甚害者君子從俗可也何深非之曰不可伊川有言嘉禮不野合野合則祀稗也故生不野合死不墓祭人子孝思不忘惟專精於廟享而已矣此亦求之於有而不求之於無之意也非洞達鬼神之情狀者其孰能知之姚旅露書清明重陽上墳海內風俗相去不遠惟河南延津縣正月初三七月十五日十月初一皆上墳一年多此三度十月謂之燒寒衣清明則先於墓前演戲三日至祭日而散視海內為盛

馮善家禮集說家禮三月上旬擇日前一日齋戒具饌○韓魏公就用寒食及十月一日祭○或問增注問墓祭有儀否先生曰也無儀大概略如家祭古人無墓祭唐人亦不見祭但是拜掃而已今宜祭否曰案朱子曰祭儀以墓祭節祠為不可然先正皆言墓祭不害義又案劉氏云人死葬形原野與世隔絕孝子追慕之心何有極當寒暑變移之際益用增感是宜省謁墳墓以高時思之敬今寒食上墓之祭雖禮經無文世代相傳寢以成俗上自萬乘有上陵之禮下達庶人有上墓之祭是則貴賤皆宜墓祭也曰祭儀祭物如何曰朱子云略如家祭今做其儀物為圖於下○祭墓祝文維年月日同前孝子某敢昭告于某親府君之墓曰氣序流易雨露既濡十月則改霜露既降瞻掃封塋不勝感慕謹以素牲醴齊祇薦歲事尚饗呂坤曰墓祭非古也而東郭潘間自昔有祭且世遠族多同域而葬非祭則死者無以聯疏生者無以合食苟於人情近也何必古

陳龍正墓祭非古也祭魂於廟不祭魄於土然士大夫無祧廟主則已除之主無復血食之期寒食拜掃因致奠焉使遠祖處得一饗禮以義起可因也亦不必古是今非惟先廉憲公及盛宜人皆遠葬山中寒食十月朔每歲拜掃者再勿疏勿忘兼用防微非敢豐于昵又同堂時奠則由尊以及卑寒食拜墓宜由近以追遠何則我因父而識祖因祖而識曾高張文嘉曰三月上旬擇日今俗用清明日儀同時祭而去飲福受胙拜畢環繞省視除草棘添土夫墓為先人體魄所藏當拜掃之時俾無荒圯禮也然寒煙蔓草槍焉生悲斯至情之不能已者故朱子稱湖南風俗猶有古意人家上冢往往哭盡哀他處則不然矣今世俗或假拜墓之便延賓宴飲甚至歌管喧闐漠然無哀思噫俗敝甚矣謹追遠之禮者其思所以維之

乾學案古雖有墓祭而未必舉以寒食則與後代之拜掃亦自不同其定以寒食為節不知始於何代觀開元之詔謂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寢以成俗意者起於陳隋之際乎然開元禮所載拜掃之外別有上墓之禮則拜掃與上墓實分為二拜掃無祭而上墓有祭又不知何時而始合為一也○又案

李濂墓祭說云古無墓祭唐人亦不見祭考
杜甫祭遠祖當陽君文云開元二十九年寒
食奠於首陽山上非墓祭而何白居易詩清
明寒食紙錢飛張籍詩寒食家家送紙錢王
建詩遠人無墳水頭祭還引婦姑望鄉拜三
日無火燒紙錢紙錢那得到黃泉焚紙錢必
有澆奠蓋此風唐世為極盛也

張獻翼曰夫朝飢可以不食墳墓不可不展又子孫不時展墓邱木必為人翦
伐田土必為人侵奪甚或水入於椁或獸犯乎棺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時能展
蒙不惟有思祖愛親之心且於弟兄叔姪之情時時展晤不至視族人如路人
睦族仁親之道寓焉一舉而所得如此一失而所喪如彼矧能祭獸猶能祭魚
人何憚而不為乎或子孫之中力有不及協同而辦一歲之中塌墓一次已為
甚稀所費者不過幾何有力者獨舉無力者共舉可行可久之法也間有叔姪
之情不協兄弟之意稍乖每至展墓難於相見必謝以他事大事豈有大於拜
掃人豈有重於祖父者乎傳云兄弟雖有小忿不廢詵親顧祖宗之墓則知本
根同生雖有不平亦盡亡之矣吾少時見父黨上墓必早必虔無敢不行者而
大伯父二伯父雖七十之外尤為爭先而往吾輩不及父風甚矣況可有不如
吾輩者乎汝曹念之然但知父母而忽忘
遠祖又非親以及親祖以及祖之誼也

駱問禮曰古人惟展墓蓋墓所藏者魄而魂則返於室堂韓文公謂墓藏廟祭
不可亂是也祭墓始於秦蓋因陵有寢廟遂從而祭之後世相沿遂及土庶然
野祭而已豈可言禮但山來已久勢不能遷革寒族新定清明展墓園先
世墓止四拜仍回廟行祭禮將漸變之恐亦不能盡變也以俟同志者

讀禮通考卷第八十六

